

上饒縣志卷十四

明記

重修茶山寺記

戶部尚書張有譽無錫人

信州城北數武歸然而峙者茶山也山下有泉色白味甘
 陸鴻漸先生隱于此嘗品斯泉為天下第四因號羽泉唐
 宋以來歷有梵刹名賢高士多高跡焉嘉靖間為豪族所
 踞梵宮變而為墟墓矣萬曆戊申先中憲守信政清民和
 旁搜名蹟恢復寺址招慧菴上人經營之不數月而佛宇
 賢祠並建遂成勝觀復檄上饒令攷定五賢姓氏列之祀
 典勒石以垂永久余時隨讀署中竊聞其事雖未登茲山
 然心嚮往之矣先中憲去信慧菴示寂殿祠日就傾圮慧
 菴之徒比丘高士走江上告余曰茶山興復皆先大夫力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記

一

其祠殿締構固先師拮据而人心協從寔太守仁風有以
 鼓之今頽而復葺猶是大夫之遺也敢求一言以貞珉石
 余惟信州名郡不乏文人學士攷其始末紀厥勝槩乃寺
 僧往返三千里乞言于故守之子誠以太守流風未泯暨
 其師慧菴相與存古蹟復梵宮一段佳事猶耿耿在心目
 間也余歷官江右幾十載寺僧未嘗跋涉署間以事相干
 乃以筆墨故殷勤見訪于吾廬此其人有足多而其意不
 良美乎心存遠俗語必稱先固非同持鉢佛子日呼號薦
 紳之門之所為者余故書數行歸之祇道其先中憲昔之
 日為所應為若夫陸先生之高風清節志載甚詳余不贅
 至世俗糜爛金錢作大雉氏離宮別館以侈談人天因果
 則余不道



白石書院記

聶義方

于公守信之明年奸戢民安庶政畢舉乃命學院總其田
畝之數鏡諸石圖永久也夫學校之教在于有養土田之
立真知務哉白石書院創始自謙其嗣子朝任繼之先後
割田以爲庠序之資然其地僻在萬山間田瘠租薄命屬
縣修理之既而郡庠堂試則俾義校文其間諸生對策公
必覽察嚴資格以激勵之由是士論翕然咸曰公之興學
校異乎他郡盖出于誠而非矯揉也故書其槩復爲詩以
詠之其詞曰鑿鑿白石有此學宮雲泉烟洞窗戶玲瓏厥
田維何山崖石確匪窳匪覈曰昏曰蒙懿我于公斯文之
宗既教既養無媿文翁人才輩出世道興隆勒諸金石永
世之功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記

二

重建府儒學記

明郡金 銑 山陽人

天順二年春銑承乏廣信初詣學視大成殿頽側兩廡半
毀櫺星門尤甚教官二出僦民居諸生亦多僦居視其墻
垣高不及肩敗缺過半是秋傭開化石工先相後營民居
側有魚池環計可六七尺因買入于學周繚以垣垣凡百
五十餘丈工八人歷百二十日而畢越明年己卯夏兩廡
櫺星門成廡計十四間櫺星門凡三間左右又各翼以屋
三間分樹六經圖之碑勸義官游信毛孟彭等爲諸生書
舍總四十二間宰牲所神庫凡六間遷舊饌堂于書舍之
北增庖厨三間于饌堂之西是冬悉成又明庚辰買民地
輪八十餘尺廣一十五仞爲訓導廡宇二所總十九間又
爲學吏之舍三間惟大成殿選材惟艱其制視舊廟高三

尺有奇廣倍焉深不及廣二尺越明年辛巳秋訖工又購求經史圖書凡數千卷置學宮及所屬六縣學焉明倫堂後爲尊經閣三間閣後爲教授廡宇十有四間教授宅之傍稍西又易民居爲訓導宅至是四訓導廡始完矣天順八年銑述職之京同知蔣君益以尊經閣高不踰二仞深不加二丈未極弘麗撤而遷諸郡城之南爲迎賓樓今太守蘄陽王公翰與通判陳君復推官林君玉相與規畫補其缺典成化改元春聚奎樓成是冬明倫堂成蔣之力居多又明年丙戌大成殿西柱產金芝一本說者以爲學校興盛之瑞云又明年丁亥文昌祠成是歲冬崇興賢育材日新時習四齋之址與明倫堂相稱且廣其甬道兩旁開以石闌又于四齋之北明倫堂之旁東翼以化雨亭西翼以燕喜亭總六間而學制至是始大備矣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三

奎星樓記

明尚孫原貞書

嘗觀天之二十八宿當南北極之中環列而應四方各七宿而奎乃七宿之第一宿也宿之列次有遠近度之分数有多寡日麗天一日一周而不及天一度積而至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歷偏二十八宿而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此一歲周天之數而奎十有八度也前壁後婁相次聯布循天左行爲之經也日月五星往來遲疾邈天右行爲之緯也經緯運行循環無端天文之明也其懸象在乾十六星屈曲相鈎主文章之畫故聖翰謂之奎畫其分野在魯孔聖攸生五緯聚奎周程張朱繼出今聖朝繼統奎光禎應天下文明爾諸生朝夕出入斯門可不瞻仰名

義思星宿之經緯垂象于天者常運行不息思聖賢之經傳垂憲于世者宜傳習勿休仁義道德得之于心著之于文章猶經星之布體緯象之合度芒寒色正光采動人由是應賢科以觀國光躋臚仕以亮天事庶無慚師教而有光郡大夫之勸也

觀德亭記

明都高 明貴溪 御史人

粵若古帝王創射之具以威天下因而飭之以禮樂所以化天下而成之于德也于是立澤宮以教射諸侯于時習之先行燕禮節以貍首卿大夫于時習之先行鄉飲禮節以采蘋采芣及射也容體比于禮節奏比于樂德由茲立功由茲成暴亂由茲絕天下由茲置之于禮樂之中所謂觀盛德豈欺我哉長樂謝君士元好古者也先守建昌銳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四

意究其義以朱子門人楊復所著鄉射圖質于康齊吳徵士考訂而行之矣未幾以憂去服闋調守廣信適董學憲副太平鍾公德鄉督一道行之廣信乏射圃前守蘄陽王翰創而未就謝守蒞政首撤文廟舊祭器而盡新之又增學舍五十餘間慨射圃舊基荒隘不足以比耦延射乃易附圃民地廣規址掄材之美者爲亭扁曰觀德以寓古帝王立射之深意焉亭凡三間始工于成化戊戌九月朔落成于明年二月望規模可謂宏敞矣射之器弓凡二十張矢凡二十鏃決拾如弓之數侯及鹿中斯禁旌之豐福壘洗各一觶六篚壺二琴磬亦二笙三和一俎五桌八凡宜用之器無一不具於戲此禮不行于天下久矣驟見古禮足以來四方視効有功風教豈小補哉

修學記

明學士張元禎

信郡于江右靈山秀峙饒江澄凝魁竒清淑之氣不盪爲異物逞逞鍾之元夫鉅人郡黌自葺于金侯銑謝侯士元燥濕不時朽蠹久無問者大率迂濶絃歌政務未遑遑及化民養未遑遑及士迺成化乙卯慶遠邢侯至舍萊既周觀顧嘆即孜孜焉繕廢之圖于是協之佐王君信王君顓蔡君知遠不再期禮殿之標星戟門至明倫堂尊經閣靡敬弗舒靡污黷弗墜以塗繼復隘諸生肄業之舍增廣二十有四繼復庫奎星樓門弗與瑯琊敵勝一撤而崇大之其觀偉甚大建學以養士承流宣化維牧守首務邢侯仰遵恭體不有茲績誠知職務者輪奐一新斯文聿章矜佩誥誥得以優游經奧精純遠業其所以致養必深造資安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五

崇厚光大發之文章將昭天漢賁萬物弘之事功將植鰲極闡元化不其盛哉

去思亭記

楊時喬

官民相與感召名實之論惟久乃公且定即予所睹記諸史循良傳頌思碑暨信州趙汝愚公一杯亭舊事彼其時惟勤心殫力以光職業何遑計有沒世之名而實政餘庇默感速應永繫于人肺腑口耳其事愈久其名之託傳碑以傳者將與封內之天壤俱存今吏治未必邁古而碑獨盛當尊官未解任去及後日顯人輒爲樹之以紀德政表永思遂俾上千譽下好諛之疑日起中有賢者公定之論與歸乃莫有盡信之者雖賢者亦未始自榮之也異日史氏者又將何攸據以爲文獻徵也是論世君子其慎辨于

名實之際是碑也去思碑也郡士民爲太守沈見心作也時則既去而沒後也先是信州旱寇相仍衝疲特甚鈞軸臺省諸公念之爲求良守覘得公司理南康貳守撫州才行最優嘉靖丙寅特請上命而來至是嚴門鑰平物價之在自署者懲舞文杜需索之在胥役者戒浸擾斥苞苴之在屬幕者既乃察弊于里役之浮派濫用者革糧役之常例節儀者革徭役之剩編倍征者革既乃視訟于公聽允息解忿平獄構奸怙惡明抵摘伏以應有之法暇則校文評行于諸生俾弗惑乎僞儒虛說有訟畢順其事理以應因徇亦因作意威臨之數月法令一整境內漸治乃益持虛勵精將求古循良之域登焉適予爲部使者便過里公謂之曰信稱民淳事簡淳故官易失德于賄簡故官常養

望于逸守去令近去民亦近惟廉勤尚實率令安民安得藉言淳簡一切置永弊不講今有類茲者幸無忘桑梓而愴指示即圖所以報而願常次第具舉舉具當矣明年聖天子登寶極頒恩詔于天下既奉宣于民仍檄下吏無得因法爲奸境內大治是冬以覲行臺院奉詔旨薦卓異人相擬遷轉在旦夕既予以請告歸山間間持鄉中事問于二三父老父老輒以官中事對備言邇數歲者追呼不下鄉里胥不到門訟競因滯時吾得不違失力業而晏然安無事者太守所遺也願其久任于此而踰夏果再來撫院方以條編法下郡議條編者凡差一條編銀在官募役官免別科民得不偏累法之畫一兩便者也信當東南衝郵較他府異凡有事于官者前時執官帖入鄉倍取積久成

肥梗甚公度知情難慮始也簿查往差數劑量繁簡時以
給乃羣聚于庭溫諭以公私不虧之故後者心計議當不
能欺舉聽命焉差有爲害叢利在變通者則去館夫以厨
人代去斗級以吏給銀募人代去驛馬以糧編銀買馬代
差均而民便上之院道各報如擬則自擬俟嘗試妥否徐
圖增益以求終不弊而病作矣鑿家者以病自勞致勞須
逸攝爲請猶窮日夜力較籌寔徵冊示若將一篲逸豫廢
宦績夙成者逮病漸移亟謝郡符移檄去上下慰留不得
抵家考終焉郡人士悼思不已乃具牘乞祀于名宦又樹
碑存遺思諸士大夫謂宜詳紀其政予念于公往僅一晤
昨歸杜謝即不敢候問上官公每以是深亮且自信謂人
曰人之知我心其惟楊子今公不可作矣所謂心知者公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七

蓄積諸練久資性才識敏裕臨事不拘執意見持法公平
不以自喜怒爲輕重御史嚴凜然絲髮不能犯而操守又
堅定故能有是成就其以實政感人者然與持是告之吏
者當永名不疑公名陽字子復見心其號直隸上海籍嘉
定人嘉靖庚戌進士令閩沙縣又爲御史按燕蜀外調至
今官隆慶三年己巳閏六月朔後五日書

改建縣學門記

明侍 楊時喬 邑人

我上饒即郡城爲邑上饒者饒州上流也時或漫傳以饒
裕得名志蓋言之土風貧薄文風日盛于今猶足徵焉邑
庠舊隣天寧寺後以寺改社學公館又後改建分司嘉靖
末守道胡公來駐郡城建公署闢庠門前地爲門垣別建
庠門于總衢乃道庠門徑皆隘而于紀綱具瞻宮牆外望

兩弗稱矣今大令王公時就庠同主教徐君劉君蕭君以諸生談學課藝病之謀于郡侯林公林公慨焉有志修舉與佐郡朱公呂公陳公請之守道王公遂相議發贖金展拓道左廓然改觀撤前總衢門改樹興文飾政坊徙奎星樓仍舊向瑯琊峯創東西號舍二十間整文廟堂廡之積壞者于是道庠規制各崇瞻望兩稱主教王君謂予小子曾爲諸生于此宜有記敬承之廼曰學自羲農堯舜禹湯武臯夔稷契伊傳周召孔顏曾思孟至宋周程張邵朱諸儒造詣各殊其所舉統體一言以該之曰天天之爲命命之爲性性之爲三綱爲五常常之爲百行行之爲萬善一之而三而五其本源五之而百而萬其支流有本源必有支流皆道也是故學神明其本而貫徹其支流上也踐其

支流而漸通其本源次也皆道也習沿于支流而扞格其本源又其次也然亦不可謂非道也以是爲道豈其以支流爲本源以支流即本源攸寓焉耳安得以其拘蔽弗能貫徹漸通之故併其習沿者岐之爲非道也如謂非道亦將以支非本流非水豈其可也非聖人相傳之說也近日世儒求本源之說而不得心厭于支流之常重惡其繁忽得于禪宗頓悟單傳直指之旨稍斂精神以反觀恍見夫血氣心之所聚光景炫異遽稱無上妙道認作本源無復尋求日又習于惟我獨尊之伎高已卑物視夫支流一切遺之若惇倫則綱常中事以謂粗迹居處應接威儀文章言語政事則百行中事以謂外務細微纖悉周繳曲折則萬善中事以謂瑣節謂靡文斯其言操戈于聖門貽洪水

猛獸于天下後世道之荒塞也極矣竊意當有能明其說
以反正之者而至今寥寥天意豈忍令斯道若此哉諸公
談學課藝實取是說而政先節愛將以貧薄舊風坐移之
偕人文而盛功德我邑者至矣乃不鄙余道聽俾記之以
詔將來賢者余小子猶自愧夫塗人而塗說弗足以信傳
也守道王公名問臣長洲人郡侯林公名梓漳浦人朱公
名一柏寧國人呂公名堅宣城人陳公名躍潛閩縣人王
公名炳璿崑山人主教徐君名大夏蕭山人劉君名澤鄖
縣人蕭君名文光江陵人事始萬曆戊寅十一月成于已
郊之正月而記之則六月也

東嶽行祠記

楊時喬

我郡溪南南屏山右有峯巉峭峻增望之若狼牙峯而環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九

拱郡治適在巽隅亦名文筆峯峯之下有谷谷之外有原
其遙約去郡五里去溪一里地至深邃岑寂多沙石不可
居不可耕惟道書所稱于神宅最宜故嘗建有東嶽行祠
在焉東嶽實泰山本封凡宇內東嶽皆有行祠不隸祀典
肇起未知何時而茲祠則舊記宋紹興淳祐間郡民葉漢
卿徐司空塹山堙谷而拓廣之也自宋元入皇明初即于
祠前立雩壇以狼牙能興雲爲雨舊諺蓋恒言之狼牙雲
生南巖電爍一時二時霖雨自落是所取于憂旱望雨者
之驗至今猶信然者以是故于行祠爲重然當其興也宮
亭樓閣門墉壇壝爲屋千間守祠羽流戶籍田園爲產千
畝郡之遠近以乞靈祈報至者亦無虛日否即屋漸憊裂
產悉撓廢祈報者亦稀至羽流因以逋而雩禱則阻于道

遠必旱甚間一至焉成化間守郡山陰金公偕佐宜興蔣公始募好事者增修親出贖鍰重復祠中舊產令羽流居之其後又爲他觀所有而祠且幾廢嘉靖壬寅少師夏公畧加飾葺未竟甲辰庚戌而後郡邑諸公歲常來修禱事亦常雨然議增輯未暇今萬曆乙亥歲旱明年豐和醫官林魁請于守郡平湖姚公佐郡莆田林公邑令崑山王公允募重建三公各捐資以倡其役又明年守郡漳浦林公佐郡寧國諸公饒陽李公閩州陳公來觀各益資以贊厥成祠舊在山半柱木易壞于濕蟻今易以石又構文昌祠于祠後山脊慈明殿于天堂故址上凡壇壝皆加葺整而生生泉則祈禱者謂前山高不見水開之以通澤氣者亦加深濬自是祠貌復爲增重夫重茲祠實以重雩事重雩事實以重民事也非止于爲乞靈祈報者潔香火皈依之所而已也諸君子惠民之誼其至厚也哉初議日魁宿祠中夜夢若有示之者曰寒山勝建不須憂一年之內定須週工起于初年仲冬望就于次年仲冬望一如夢語此非言異以示驗山靈乃魁積誠所存期偶速符者矣祠前有石亭右有忠烈廟廟下有清泉雩壇下有天醫案案前有橋并杏林行祠門下有肅容亭亭下濱溪有詹公祠祠前有太乙池皆魁同醫官黃鳴韶等合郡士大夫而潤成之者並著于記

修學記

明大
學士鄭以偉邑人

信之文廟宋有朱考亭記文在嘉定端平又訂考亭釋奠儀式學者沿濂維溯洙泗捨此無復之未幾厲僞學之禁

又未幾取生徒豢之肉食醴漿間未見其能齟洙泗也皇明重開混沌郡國祀素王號大成殿主以守令其後佾舞從迨世廟釐像主爲木易王號爲師于制無弗備皇上既俎薛吳胡王四先生兩廡頌進羅豫章李延平臣偉嘗逐衆上末議禮臣彙摭以聞得俞于典無弗光云然信當天順間守金公銑一大拓新嗣是僊圮僊葺語在高都憲明及張學士元禎記中偉少廩郡庠摩杪考亭碑不可得驗宋德不盛于明而明學反遜于宋宋禁考亭學而有志者反陰存其說明尊考亭學而無忌者反顯倍其說未嘗不齷咨嘔嘆也相君蒲中鄒公來貳信承檄眎篆學道愛人當行罷者惟力是眎民懷吏帖朔望行學見學宮鞠爲茂草楠朽棟橈承祭者慮將壓焉若不能卒奠幣不得以時

絀故諉迺貨賄迺集丁夫迺延梓墁設色刮摩埽植之工迺飭丹堊木石漆鐵蜃灰魚膠之屬以俟條監司何山沈公曰諾卜吉面勢以某官董厥役郡中民大和會既落成丁巳秋上丁相君率學官博士弟子員釋奠先師泮牆言言廟貌奕奕籩豆靜嘉佾舞有輝凡有事于廟容自雖乎而手自翼翼乎而足自蹒蹒乎而卒未嘗騷騷鼎鼎乎蓋未施敬于人而人自肅又以經始之艱微不殺言垂久遠文中子曰通于夫子受罔極矣不殺謂凡血氣而人也者靡不于夫子罔極也者豈獨通哉夫子天也祀天難繪天尤難燔柴者非德不馨而欲繪性道文章于語言文字已落第二義矣雖然我上下四旁而天無不在焉天實近人曾未有一幕無天之處以自假我子臣弟友而夫子

無不在焉夫子實不遠人曾未有一席無夫子之地以自
寬人第昏而不答耳而不求之釋奠乎士方閤室或使其
躬僂焉如不終日今廟焉而肅然起敬無敢跛倚者何物
乎起敬則容不與莊謀而莊至手不與恭謀而恭至足不
與重謀而重至蘋蘩筐篚綴兆舒疾于考亭儀式無不中
又何物乎是秦火所不能灼孔壁所不能存老釋所不能
亂荀韓所不能翼宋氏厲禁而不加損漢氏表章而不加
益者也使閤室而盡廟乎僂焉而盡釋奠乎去聖人何遠
之有然後知古舍菜之法所以善養育人才而相君爲知
禮樂致治之本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
肄三官其始也皆所以游其志而存其心多士誠觀入廟
肅然起敬之心近乎涵養用敬一一中乎儀式又何物不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十三

格邪守而弗失息焉游焉居則砥礪廉隅出而忠君愛國
使國家不煩棘寄而坐收養士之效端在茲矣抑爲治有
源而起化有本今民生日瘠吏治日汚人才日纖細而士
風日澆漓乃識者不憂此而憂彼蓋民生吏治其敝也有
形而救之也有術乃枝葉之病而人才士風固源本之患
也非郵非傳而不勝其流播敝也無形而救之也無術相
君聽斷衷辟以情臨馭寬坊表正以身率士而能留心源
本此豈簿書期會之吏哉是役也糜錢若干緡半請師儒
之闕俸相君諱潘節推方公諱重別駕朱公諱拱辰知上
饒縣翁公諱廷壽教授傅公全蒙訓導劉公善養周公鴻
渚祝公世萬均有勞伐例得並書

重修上饒縣儒學記

明

副韓

賜

山陰

信之上饒舊有學在城西天津橋元季燬于兵燹今學乃
洪武初年知縣林榮所建其後傾圮及學制有未備者則
知縣李慶趙景純葉廉重爲修理而增益之功亦不泯永
樂癸巳由葉令所修之後至今四十年仍致毀壞殿廡門
牆尤甚莫能振其廢者景泰壬申都御史姑蘇韓雍駐節
于信廟謁之際觀其廢墜亟欲新之知府四明姚堂又能
協謀其事乃即郡中宿帑羨餘之物并邑人好義樂助之
資經營圖畫以爲繕治之費撤壞去朽易之以新工善材
良既堅且好自禮殿兩廡講堂兩齋以至周圍垣墉靡不
完其增塑十哲之像復于學宮東西高揭緯楔大書進賢
成德二坊以爲諸生期望之屬內外煥然加于舊貫經始
于景泰癸酉之秋訖工于是年之冬功成之鉅而費不出

宮事集之易而民不知勞是皆都憲公施設之有其方姚
守協贊之竭其力也既成學諭姑蘇張淵等詣行臺請文
以記且能言其修學之詳予與淵有游從之誼樂爲之書

奎星樓記

高 明

混元判而天地位矣天地位則山川設而地之文著矣山
川精氣上蒸于天爲星而天之文彰彰矣五星流無常處
二十八宿著天體而不動若織之經緯然各有所司奎十
六星二十八宿之一耳司武庫壁一星亦一宿也司文章
奎爲西方而近北壁爲北方而近西奎壁聯輝總爲文章
之府宋乾德間五星聚奎自後真儒迭出天下文明猗歟
盛哉上饒儒學在廣信之東北環繞衆山聳秀入雲霄學
宮內門低且隘不足以來遠秀林教諭彌贊欲創樓以應

之謀于蔡訓藻慶白于任尹泰泰以縣附郭不寧自專轉
白于陳守惠曰可又以劉通判江善相地審其形勢定其
方向厥謀允協尹則指揮義官李福鳩良木付之良匠爲
樓三間高三十尺深廣如之始事于成化丁酉寅月落成
于是年己月又增號舍三十間文廟庖厨祭器俱革故而
一新之此尹之善從可見矣

重建府治廳事記

侍郎葉鏜邑人

信故爲州爲路入明始改爲廣信府其府治則肇于洪武
初太守王公範之鼎建嗣是則金公銑王公翰陳公廷璉
相繼增新拓故規制于是大備嘉靖壬戌年適罹鬱攸之
災雖兩廡吏廨僅存而前後廳事則皆燬矣明年郡侯近
山王公以水部正郎來蒞郡事觀茲故址慨然興嗟曰茲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十四

吾儕政事之堂也雖時詘舉羸庸可緩乎乃謀諸同寅僉
以爲然于是節縮浮費鳩材庀工伐木于山埴甃于野役
民于隙不加賦不瘠肥民用不擾未幾而工事就緒經始
于癸亥年八月二十九日落成于甲子年四月初八吉日
前堂後宇左庫右署奐然改觀矣乃謀礲石以紀歲月屬
予志之會予以秩滿南還適觀厥成不敢以不文辭謹按
信之爲郡乃吳楚閩越之交實要區也其山川之奇特谿
谷之靚深秀實甲于諸郡北枕靈山南擁金屏東聯懷玉
西引鷺湖而冰玉諸溪環匯停瀦如襟如帶昔人謂地上
于饒俗美于廣良非虛語府治適當山水之中形勝爲最
往往涖茲土者率多元夫鉅人聲稱位望炳然于時其流
芳于史冊贈炙于口碑者後先相望謂非山川之致士民

之祐然與予聞在昔民風儉朴勤生野人至有白首不識
城市者而士大夫雅以清議爲重至若侈靡嚚訟之風浮
薄之習俗群耻之稍爲近古今則寢異于昔矣化導之機
顧不賴于上與郡侯王公豈弟宜民不激不隨而下車之
初首軫民隱政急先務類如此二三君子又盡東南之美
夫非更新之會一盛事乎是則皆可紀者王公名陳策字
思董別號近山泰州人二守王公名時拱字端夫號印洲
同安人三守胡公名曉字東白號暈陽績溪人推守李公
名畿嗣字明卿號九疑蘄水人其與勞于斯役者則于法
得書因備錄之以紀其成云

重修縣學記

刑部
侍郎葉 鐘 邑人

吾縣治入宋即名上饒我皇朝始改路爲道乃以信州路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十五

爲廣信府上饒爲首縣隸焉國初府縣皆有學張官置吏
餼士設員雖有等差其爲崇儒重道之意則海內均也今
學在郡治東北左界天寧寺即今分司前爲通道右界千
戶所門堂庾庫饌舍公廨井然如矩質之圖記可考也雖
其間興廢不一而規模巋然具存予爲諸生嘗三見修舉
然皆因仍補葺壯觀如今日前未有也考之圖記舊櫺星
門與學門並峙世遠人湮文獻無徵亦莫之考及學宮成
增新門與古制合乃知天之廢興事之因革人之舉措自
古有足數也不亦異乎歲隆慶庚午郡大夫淑湖錢公雅
好文學汲引儒生如不及覩學舍之荒落深懼無以仰承
聖天子崇儒造士之至意乃謀諸僚屬明河廖侯肖野郭
侯約齋張侯白于巡撫中丞今少司徒應谷劉公公方貞

肅百度尤嘉惠學校慨然許其請而廖侯實專督理之責
于是鳩材庀工凡堂廡門牆一撤而新之不數月而功告
竣焉嗟夫魯公壞垣書藏其弊張伯懷玉數訂其七天之
所與理之所極自不能踰也學宮之修豈偶然也夫建學
立師國家所以待士者至矣士之所自修者豈其微哉予
每慨夫敦學之道日荒而性分之求日遠也技藝程能發
策決科自謂道止是矣甚者背程朱而尚清談厭博約而
事帖括日貿貿焉而不知去道日支離也夫聖人者道之
畔岸也先登之初志學而已矣昔子太叔問政于鄭子產
曰政如農工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
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夫學猶政也日夜思之朝
夕行之無越畔焉其庶幾乎錢侯成劉君之德廖侯遂錢
侯之志而教諭盧君等又日與諸生漸磨舊矣然則師帥
化導之得其人舉措固如是可忽乎哉學宮成師生持幣
謁予爲記予惟聖人之道昭如日星敦學之範載在方冊
夫人皆能知之皆能行之也若夫人情之所榮豔世俗之
所觀赴則人人踰也夫奚須予言哉今之建學及所以敦
學之意世庸有忽焉而忘其本始也故叙其梗槩如此使
後之人得以考而勗焉

重修明倫堂記

鄭以偉

生化有抵而天心寓師之原也確然隕然者日以示人造
化已闢易知簡能一脉之教而第不能言天地其一大宗
師乎聖人索顛作天索易以地俯仰而象遠近特效法之
已耳有至聖出乃人倫之屬又轉效法焉而至聖始代天

地而爲師夫學肇於虞廷教胄至成周而大備因簡其才
升大司馬當其時瞽宗之設不過唐虞祀后夔伯彛周祀
公旦魯祀孔子以爲教主國無先聖先師則合未嘗統而
爲一統而爲一自漢以下不及公旦乃盡去各方土之瞽
宗而爲一大瞽宗此文廟所由設也蓋聖人之局屢換或
以帝或以王或以相以天地之心手濟天下至孔子而爲
師則開天地之目濟萬世瞽必有宗匪孔子則萬世之足
將俵俵然後天地之師萬物者託諸孔子而分教其方土
者各退閒而統于一蓋教不一不尊道不統不一故曰爲
一大瞽宗高皇帝稽古右文躬行釋奠詔郡縣皆行之廣
厲學宮因以論秀世宗朝易木主定師名深得虞周之意
上饒學舊在天津西今址鼎國周瑜之開鎮天寧寺千戶

所夾焉經始者洪武初令林公榮也邑以附郭舊祭統于
府庠且齋堂未備再加稱媿併請于外臺得祭先師者景
泰六年信守四明姚公堂也嘉靖初天寧寺廢半爲小學
半爲公館未幾合小學公館別建分守公署而學益迤矣
請于府道頓還舊觀者萬曆庚子令李公鴻也曷是惑形
家言議論滋多翻爲因循棟宇頽圯有事于廟若過魯東
門惟恐其不速也上饒邑侯詔安玉宇翁公平政簡徭治
甚設率博士弟子興秩節舍采用幣顧瞻廟庭嘆曰二氏
金碧巖數尚知所宗吾曹衣食孔子之教而任其鞠爲茂
草邪條監長泰沈公平臺郡伯莆中葉公翼堂丞南郡余
公九成別駕金華盧公競節司李莆中黃公垣居咸報諾
侯又諗民橐枵乃哀贖鍰物土方拓櫺星門外十餘丈宮

培軒恢煥然一新月臺外屏護以石欄匪壯觀是爲次先賢名位增從祀名儒初祭品止棗栗兔醢侯準大明會典一如制起崇禎元年工不閱歲是秋上丁祭藻舞戚洋洋濟濟孰意太平之象見諸山陬之一小邑歟署儒學事南昌孝廉彭君份蕭山鄭君文兆既共勸厥事屬諸生請記前記爲弋陽司成汪公以崇實學爲訓後記爲上饒端潔太宰楊公以誦禪諦爲旨後學尊所聞足矣惡用贅抑識歲時可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德天地之德至神奇而寓于至庸恒人者二儀之小影四象之和合無極之形大極之活者也人惟不知人之爲天而各認己之己既生己之己則必與衆人隔而不復自還于天之理孔子提一仁字卦用賁而教用乾完一派生生之意以復于天究竟不過踐

其爲人之形而止故當時求之太卑或目爲栖栖或侈爲博學或譏爲德衰最甚則伐木畏匡而莫之容而後世求之太高華實殫羊桓釐之灾肅慎之矢吳門之練防風之骨以爲知人所不知而且瞿圃之射萊彘之誅戰克祭福以爲爲人所不能爲甚則玉書吐鄴五老降庭二龍遶室檜不枯墓不棘又甚則紫文金簡侈爲靈寶黃玉刻文告于北斗隣于二氏之神變諸家之讖緯乃余求其學則最平澹學禮于聃學琴于襄學樂於和儒歌童謠無所不探何其反學于人也求其仕則又平澹委吏則料量平乘田則繁育息至公養獵較無所不可何其不遠人情也洎夫子自名則又益平澹矣曰庸德庸言而猶曰未能猶未也曰下學而上達而又未也曰空空如也空空者無極之體

而下學上達妙在于而字太極之本然也而夫子若自歎於人之中是以于戶之闔闢而見乾坤于一桃之雲而分貴賤于六尺之杖而別親疎于尚右之示而明有姊之喪何其愈切于人身而愈徹天載邪何則孝莫如舜止成其為人子忠莫如公旦止成其為人臣聖莫如孔子止成其爲生民未有之人人以爲孔子太極全體孰知生民亦太極破體乎人知其集群聖爲大成而孰知集生民之人爲一人乎袁楠稱信俗矜節義唐王有道師表人倫宋汪文定左右考亭而陳克齋爲考亭上足謝文節崇尚正學皆汎流于濊雒關闢而遥通洙泗之波譬問天者必于長人以爲猶近之耳入明則汪費斤斤宋詒夏文愍採朱子南北郊分祀之議以佐世宗婁一齋微開良知之鑰夏太僕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十九

篤信格物之訓端潔懼昭昭靈靈之說改頭換面以亂正學其他出則豎勛伐處則謹名教蓋鷺湖一講以來誦法孔子莫如饒人士也然余讀歷朝申崇聖學不一而足頃有一種議論培繫吉水而反鄙薄宋儒謂南渡國削兵弱皆講學有以致之嗚呼過矣夫講富強而不得其術文周禮國服之言以誤宋者荆舒也倡豐亨豫大之說以逢世忽大易其亡之戒者京惇也偷貧弱之安以大奸盡屏正士悖春秋討賊之義而亡宋者秦賈也紫陽敬夫力主恢復特未用于世耳以宋弱爲牛毛繭絲咎亦將以魯削爲春風沂水譏矣高皇帝神聖以宋學取士豈欲自削弱邪則何以光輔社稷者皆自庠序出帖括中皆程朱語也此說一行遂令逆璫之祠犯素王之羨牆而澹臺之宰木鬻

以貢媚也澹臺游江右教士大夫比于游之吳子夏之西
河乃不保其遺說可勝嘆哉幸皇上龍飛首殿逆祀之在
北雍者江右亦得存澹臺之一杯監司大夫洎侯乃能加
意人才聿新廟宇以一小邑而能舉禮樂教民之典諸士
對越在廟求之于我得群心之目足不妄蹈而以手拯生
民之溺不失天地生生之意庶幾聖門求仁之旨仁者人
也諸士亦成其爲人而止而其用使國家收得人之效茲
邑將爲小鄒魯乎則侯大有造于饒矣是舉糜銀若干兩
料以價工以備得麟經重民力之旨而偉恭記落成若訓
多士則有兩先生之舊文在

教思所記

大僕 呂 懷 廣 豐 少卿 人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二

張先生正德間司訓上饒巾石子時爲郡庠生與饒黻胡
桂諸君子友私淑教益故其知先生也詳先生後復姚姓
今稱南汀姚先生洪惟祖宗設科右文建置學校聯以師
儒郡之俊彥伏讀勅諭督學之臣制曰讀書貴乎知而能
行崇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行毋徒務口耳之學又曰
爲學工夫務求其放心主教窮理其于修己治人之方義
利公私之辨要須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由是言之舉
業之制實本唐虞敷奏知人之法而彌綸行遠之道存焉
豈直區區辭章徒資多士進取之階也邪世遠道湮事存
實廢諦觀海宇黌序其爲教之制匪無十百尚存然士以
剽竊爲能而躬行之意微文以藻飾爲工而體認之道廢
非復聖祖設教之初意也先生之制後士講習討論無所

甚異于人惟其日履之間飭躬厲行正已率下慨流俗之
汚嚴義利之辨凡貨出于公帑羨餘或私家餽贈毫髮無
所取日夕饗殮酌應自常俸支給而外往往資藉家帑時
自縉紳大夫以至行道無弗嘖嘖歎服門牆多士觀感興
起仁義禮樂之風實乎改觀此豈言語文字之末可幾及
者先生尋擢宜春令去距今若干年而先生之子龍津節
推廣信清風雅操不殊前政家法多士感焉是年事聞文
宗黃公晉祀先生名宦節推推先生之意捐貲置租以贍
此多士相率造庭稽首四拜以告曰先生逝矣教思無窮
匪賴立廟用罄尊崇曷爲之所以振揚休風節推惻然廼
闢庠右隙地爲構祠宇一所堂三楹廣凡若干丈多士上
設神龕以置先生神主傍爲几席以備日夕講習儼然師
保在御之意其中題曰姚公講堂左右爲號舍各六分扁
禮樂射御書數儲租二倉附于兩舍之末先生流風遺範
自是益顯而祖宗設教右文之意有賴多矣學博江君文
煥沈君繼經輩先期經畫以庠士胡生柟董理之凡三閱
月告成嗣是學博黃君啟讓王君瑞麟以徐生元諫徐生
世寅江生惟東胡生采皆嘗受學予門因徵予言爲記先
生華亭人名參字應宸號南汀節推名篔字希實號龍津
以廉能著聲擢守宿州尋改維揚泰州守云

朱氏義田義學記

工部尚書楊麒邑人

記曰朱故上饒巨族至仲舒君益有聞以其篤于爲義不
惟其富而已也其建義田周族人也披雲蔣先生記之詳
矣至其所立義學以教夫隣之子者其意尤廣也君既沒

後二子仕且學于外漸失其初冢子汝揚君懼之以厥考所以振家聲而垂令名于鄉國者實在于此亟當恢舉以承其志既仕茶陵倅歸來遂修復之懇予爲識其事予惟君子之爲善固不責報于天要之鮮有不獲其報者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明感應自然之理如此耳君之義田蓋推本源一體之意以祖宗之心爲心而義學之舉則自施于族者推廣之也君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宜乎其子以君之心爲心理自然也嘗觀君于此二事力之所及雖有限而意則無窮也其設義田也以勤惰爲予奪嘗諄諄戒以勤于食力無忝先世于是族人皆勤勞治生以奉君訓而保其所有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故君之族鮮有爲惡而失所者蓋匪直篤于思而又嚴于義也其立義學也于

比隣有子而不能教者代其延師修膳之費且諭夫力稍給而願助者從之以各遂其愛子尊師之心故隣人隨豐約而樂從者如流水蓋不獨盡于已而又勸夫人也其知識之精明襟度之宏遠居然可見匪惟占其用心之厚而已苟使得位而行其志其所樹立必有可觀惜乎不登于用而澤僅屯于其家也然有令名以垂不泯固有有位之士所不能兼焉者矣嗟夫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使世之富者皆能如君之所爲則世無失所之人而遠古之風可挽回矣予方慨風俗之日偷而歎爲義者之難見也庶幾其有興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朱氏子姓念之

攷朱氏義田義學今皆無之匪朱氏子孫不承先志也
大抵兵燹之餘冊籍無存義舉斯失耳

姚祠校田記

御史桂 榮邑人

姚祠者何祀賢也校田者何調校士也何繫之祠校以姚
修田因校而後有也先師姚南汀先生教範行誼載之讀
書亭記矣其去上饒已久門下士感激追思請祀名宦祠
舉矣有子龍津君來仕於信乃却顧思曰先大夫往事幸
以建祠聞也孤嘗侍教于茲其非予自奉而厚以待士諸
故舊曾聞之乎心有所不忍行其力之所可爲而盡其分
當爲者未嘗愛焉而姑置之也榮告之曰正德辛未冬督
學空同李先生視學嚴其言曰聯師儒勤學校制也藏修
寡舍則講習虛應責在爾邑與師廣之也上饒增葺校舍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二十三

先師與有勞焉念士之貧也嘗量調其乏使士得有端功
爰有舊貫可徵也君今司理吾郡吾校亦詠歸舊遊也今
昔之感奚以誌不忘乎君曰是固人子之責也退取家之
遺貲五十金葺補二十四楹以修復校舍又取百金益之
俸資買田六十餘畝以備空乏則庶幾古心猶存業不廢
可以建無窮之聞也諸生又告之曰祠先師于名宦例也
請別祀於黌校則亦瞽宗國政之遺也春秋特牲以告虔
焉分田之入以備物自吾師儒行之不煩有司也君曰然
此多士愛人之心也因更爲祠一區中祀先師從以六校
附以兩倉田之入者儲之也凡講習于校中有不能自存
量所積以周之也嗟乎是道也禮以義起風由嗣昌承先
待後錫類其不匱與以人臣之修職可以觀忠以人子之

致力可以觀孝以成人之德可以觀仁以別祠之厚可以
觀敬于人心之同而事天敦化之盛率是焉以作矣是之
記姚祠校田也者庶乎觀風君子其有考于斯計田歲入
穀壹百石零二十五升稅糧給穀一十三石六斗零祭品
給穀每十石存穀若干其六十石零皆入贖給用焉龍津
君端介精明不愧先師法當附書并勒獻神之章庸歌于
祠事云嗟嗟先生之神英英行天之雲紛布濩兮維春陰
保茲善類歸陶甄嗟嗟先生之心肫肫愛人之仁曠悠遠
兮流風敦漱爾芳潤生疾襟嗟嗟先生之文我酒湑兮我
黍燔肆我将兮來駿奔爰垂百襪通靈歆嘉靖辛酉福建
道監察御史改南京禮部郎中門人桂榮書

學田記

太平
漳州知府楊守仁人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記

二十四

萬曆十三年余同邑上饒令陳君清賦釐奸積贖近百金
而又半之爲置學田五十畝益興起于太守質菴孫公之
倡而然也是年七月以其事請于撫院定于馬公按院澣
西孫公學道肖巖鄒公皆可其議仍命豎碑于學以垂永
久未幾陳君以覲行又未幾陳君卒于觀則節推樊君適
署茲邑而予實經紀其後事也樊君知不佞且謂不佞知
陳則走幣千里邀一言以爲不朽計余感此能默默耶乃
潛然命墨卿記之曰夫學以櫛星爲門櫛星者非天田星
乎古人取義于斯謂教先養而入其意淵乎深矣晚近綰
章民上號稱禮士者居嘗抵掌先哲于常袞文翁之名陽
浮慕之者鏡厥施不過葺冊頽瞻齋廩優力役時考校又
或外設文會間一傳餐而已且其爲千百年計慮者幾何

人斯陳君今日之所注措超出尋常俗吏之上豈不徑庭耶自今伊始諸士其多賴也矣然又聞之石瀆子焉畊堯田者有九年之水畊湯田者有七年之旱畊心田者日日豐年蓋以方寸爲頃而恒產之有無誠不足爲恒心慮也矧畊莘樂道商世夙有風猷蔬食簞瓢孔門藝有成法諸士習服已素即使七日不火食而立稿于窮巷也忍令穀種爲萑稗乎哉第農家流其稱良也擇糞再去草耳余之不能忘言于諸士者正恐擇之不精而畦步之始未審乎毫釐則善利相懸遂成千里其究也功名焉已矣富貴焉已矣人或能擇而不能守襟志于咫尺之聲華將使稂莠潛滋卒妨穡事雖日斤斤焉口耳于真儒之業視田舍之計豐歉占雨晴終歲惟求一飽而足者不同一蹊徑也乎

余亦嘗憶傳有之食者弗甘稻梁而慕餐霞吸露之奇學者弗樂庸言庸行而好爲高世絕塵之計斯則舍其田而弗芸空其實際而卒歸無用較之擇粒之弗精去草之弗力者其害尤甚也然則是明心而非格物貴放達而賤持守內宇宙而外經常先奇詭而後日用托之于糠粃堯舜菜茹周孔余殆不願諸士之類斯是意也在易則具之頤其云養德養身率皆大中至正之常道不離日用者也諸士儻味予言乎追惟設養之意而重自勗焉奚啻不負孫公而藉之以報陳者無乃亦在茲歟陳君名石卿字大忠別號杜宇吾漳之海澄人登庚辰進士有善政口在吏民不具論所置學田畝價及租調常數皆列之碑陰俾後士者有所考云

社學記

桂榮

郡治前麗譙之西楹有親民社學樹之以名自吾郡太守江荆翁始云城中惟麗譙下上爲隘爲閔士民趨焉工商集焉獄訟俟焉供輸功令布焉未有隙地可塾民間私假譙樓僻隅延學究以訓蒙生惴惴羈縻惟恐或有聞者嘉靖庚申之春江荆翁間聞誦習聲乃呼其師周尚義及諸蒙來謂是奚汝等處哉師徒畏其徙去翁笑曰非速汝徒館于是若竊取焉則不可此四民觀聽之區下邑所望以爲則者是固可以社學焉太守吏民之本有風化之責民不知官官不逮下吾何稱師帥乎遂斥金以廣其廈署之曰親民社學則命仍居之師修其範蒙執其業肅肅就于訓迪四民來事事于府城莫不相顧感嘆謂社學所當重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記

二十六

固如此境內聞其風凡社學皆蔚然興矣公嘗過而視之爲之正句讀明禮讓問諸生孝弟之節怡然若家人父子相語程伯子之治扶溝亦何異嗟我郡公前之東陽少谿盧公繼之成都鑑塘周公其思及于百姓今思未已乃復有我荆翁居之仁厚而澤流通之廉明而風行槩之剛大而道遠民之情恒達政之蠹盡剔而吏範于是獨整孰爲獷暴必戢之使馴孰爲柔脆必佑之使立弱肉不容強食而民即吾可恃束芻片楮必計之盡而吾即爾民可制公其道而並觀未嘗責人重而責己者輕况信爲通衢賓旅日繁凡燕勞僅用成禮屏歌舞省日食稍賤民以悅之雖獲罪弗恤問者盜兵竊發巡警輒備與民共守之雖負疾弗弛其大者嚴師儒以督士先厲之廉耻明經義以精習

而必約之體裁小大訟辭必加之意未率拘之法緩急催
科必酌之力恒不失乎時憤弋陽興安會兵督府則從容
調劑即可補民之膏血無不爲閔雨警火撤屋嚴城皇皇
若朝不及夕稍拯民水火則率以身先之哀玉山廣豐創
殘則告蠲歲賦度上饒貴溪與鉛山民力而爭特派分何
憚失上官風旨顧忍于弗辨夫惟知約已裕民居若僧舍
隸不夜析風雨星辰寧勞而忘疲苟微功射利勤民以自
封寧終身窮餓而弗悔心厚于撫綏而迹畧其叱咤使閭
閻安堵而各勤其生遠邇咸服自可通其意微翁其奚與
歸人亦有言儉故廣慈故勇殆仁人之能歟詩言柔不茹
剛不吐求古之大臣于我翁夫何愧焉民謠曰清如水明
如鏡思澤如河流剛斷如鐵硬天生我公公生我命觀于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二十七

頌聲之作丕應夫親民之政是道也行之天下後世可也
雖然有本焉德器則養之深家學復受之素兄弟自相師
友曾于霞石長公見之翁固不待縷矣郡中父老子弟懼
名之大拜一旦也責愚紀其政以告于將來愚老劣謹采
掇其大畧使勒之石庸備考于史氏公江姓諱珍字民樸
號荆石直隸歙縣人嘉靖甲辰進士歲己未夏六月由司
馬尚書郎來守廣信云

重修社學聖功堂記

邑令

劉伯輝

懷寧人

信州郡治前麗譙之西先太守江公會置社學扁以親民
蓋念育才儲秀厥有由始苟蒙養弗端長益浮靡矣甚盛
心哉迄今幾百載無復有念及之者余以癸巳春授知上
饒縣事教讀鄭養才時謁余謂其學久缺修葺陋宇荒階

顏垣仆僻彼僭童子六七人誦習其間幾不蔽風雨江公
碑刻已就傾仆懇余畧爲新之且欲紀悉其事時以衝途
冗甚日不暇給客冬值入覲初夏方抵治所而教讀請者
益力余曰教養吾民固司牧分內事矧興學成材乃某夙
願茲何暇于講哉乃煩邑倅劉君楫量計工值所費亦歎
劉君即欲捐俸焉之余嘉其志謂能佐我修文共成盛美
真一時之奇邁也用是鳩工作飾堂構謹垣墻肅亭砌一
旦舉而更新之于是童蒙呻吟肄業于中優游無恐且適
際撫臺陸公崇建社學條教諄悉得以講明而宣唱之俾
一時小子有造成人有德信之子弟庶幾其丕變哉猶懼
歲月遷逾漫無徵述爰製碑額以示將來余誠不文者也
而首事七邑故不得讓而銘之于碑銘曰信列豫章繁蠅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記

二十八

之地凶魃已還其民嘯嘯亦有社學軋于譙間童蒙戾止
實基泮水俾人嚮道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儻起塔砌
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儀祈祈秀子入于門墻造端闕里
春誦夏絃載颺淑聲風于閭闔浹于郊垌途讓班白家尊
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諾交侮今逢親戚
不道媒語昔之嬉遊肖形屠賈今遇賓客歛容拱手古有
家塾聖功攸肇今茲社宮民宗風教鐫于圭石以志新造

重修姚公二賢祠記

郡守

姚體信

華亭人

曩不佞自結髮時日侍家大夫教則聞王伯父南汀公者
淵懿沕穆君子也發迹賢科蜚聲藝苑正德辛未試南宮
中乙榜乃嘆曰力田逢年善仕遇合有數哉士貴行所學
以達吾道第不第毋論已因署上饒之邑博以行訢如也

至則日與諸生較藝評文廸則理道孜孜不倦居常捐貲以周貧乏或有致餽儀者悉卻不受清修苦節出乎性然督學使者空同李先生賢之衡聘西蜀稍遷宜春令仕終工部尚書卽去之日士有遐思焉越二十餘禩爲嘉靖辛卯則公之冢子篚曰希實先生者嗣引聲烈以詩魁浙省矣當是時予方爲弟子員則善誦先生之文而與之上下議論楊權今古若有契合者先生頗竒予曰是子必振吾宗居久之爲嘉靖乙卯先生授廣信郡理廸先生又宜于理慎法比矜疑獄嚴不涉苛寬不致縱郡中翕然稱平而上饒其屬邑也一日謁先師廟徘徊顧望惻然傷焉曰吾先大夫昔任教于是不肖孤又侍教于是諸君子固皆同儕也其何敢忘先大人之訓于是出其家帑若干金修葺

費舍又益以俸入置公田若干畝資養士之費先是諸生感公遺愛已請祀名宦洋洋俎豆之矣至是闢庠左隙地更構一堂特祀南汀公示崇禮也禮成之日郡人嘖嘖相謂曰是父是子爍哉盛乎何其偉也又十餘年萬曆癸酉則不佞承乏來守是邦益三世歷茲土矣私竊自幸亦愈加懼焉夫子王伯父嘗爲司訓矣曰饒士彬彬乎可教也伯父嘗爲司理矣曰信民雍雍乎可治也未之信也廸今入其境俗嗇以儉民樸以淳視其學植業好修矜名勵行其君子力學以易于教其小人力畊以易于治果不誣哉予叨從先大夫之後而獲與二三子庶百姓相安于無事也不甚幸耶然司教一事也司理亦一事也先大夫能各舉其職聲稱至今頽不佞何人廸獨羨之其肩彌鉅其責

彌艱夙夜兢兢惟恐失墜即遠之不能揚前人之緒近之或以貽在位之憂是不佞之罪也故懼嗟乎仰先哲而思紹者承家之志也懷昔賢而不忘者激俗之機也郡之士不以先大夫希實為不肖相率請舉祠之學宮予不佞乃固克濟美以對郡士人之望以繼先大夫之志其何說之辭是不佞之懼無時已也迺捐俸重葺祠宇妥其神靈坐王伯父于上侍伯父于左餘如舊儀父子儼然一堂後先相望可以觀德矣若夫學田有籍讀書有亭教思有所具載呂太史桂膳部記中不具論論其大者勒之貞石儻予宗人有嗣來者俾世世有考焉賜進士知廣信府事陞福建按察司副使雲間姚體信撰

疊山書院記

禮部汪俊弋陽人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三

有宋忠臣疊山先生謝公枋得既仗節二十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祀公于弋陽之東元省臣請于朝為疊山書院元亡院廢久莫克復至景泰甲戌郡守姚公堂擇地于郡城之南為屋以祀先生仍扁曰疊山書院志存舊也迨今垂六十年凡幾修矣正德庚午春大雨雹公私屋瓦盡壞是祠殆將壓焉太守陸侯徵大懼無以妥神靈謹時祭也亟命修葺于是凡材之腐于屋者石之初于址者甃之圯于垣者率撤而新之而祠宇復完提學副使李夢陽適來視學仰睇循觀煥若初構嘉侯之有作也爰命俊記其事以詔來者夫天下有治亂國家有興廢而人心有不亡者此天之所以常運地之所以常處日月之所以常明江河之所以常流萬物之所以並育且蕃而不至

于泯滅者也初宋之爲元也天下不復知有宋矣而先生艱難逃遁卒不食其粟以死曰吾宋臣也以天下之大不能奪一人之心非其所以不亡者耶雖然先生事宋忠矣而無救于宋之亡心則盡而功則寡也嗚呼君臣之分萬世之義也先生獨能全其不亡者以死而君臣之義明于是乎天常運地常處日月常明江河常流萬物常育率皆不失其所先生之忠在宋而功在後世者如此夫先生之忠在宋宋不及報之先生之功在後世則夫崇奉之典廟祀之隆固當垂之無窮焉有司之知務者誠莫敢或之先也後也生與先生同邑讀先生之文章而仰其高風亦既有年矣乃今獲託名于祠下抑豈非幸歟若李公之節操已著于中朝陸侯之惠政方達于四境蓋皆無負于先生者也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三十一

疊山祠碑

提學周廣
副使周廣
太倉人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名相儒臣相與扶植紀極講明道要三代以下一再僅見方大運傾淪天位變易獨能秉先王之道危若綴旒不受滅沒身雖百挫以死而其志終不可奪時則有若文謝二君子者精忠勁節照映史冊至今令人讀之猶有生氣嘉靖元年春廣分巡湖東提學僉事邵思泉謂廣曰文謝二公生不同時而同于鄉仕不同位而同于節疊山祠既隘且陋廼大弗克與文山祠稱子盍圖之以褒崇先賢以風勵來學廣既至信州謁疊山之像而拜焉周視垣宇苔侵于壁蝸篆于室小徑紆潛浮屠障蔽俾行道之人不知有忠賢而但知有釋氏吾道晦盲異端

昌熾莫甚于此因謀諸太守張翀曰是得非吾儕責耶翀
應曰唯太守嗣志爰命知縣周軫主簿張守正董贊其事
閱五月廣重謁焉始創見夫舊宇左右各增一楹爲夾室
而齋舍廳堂繪熾翼革自儀門迤邐北下爲外門厯塔抵
前方塘之上建石牌坊一座扁曰疊山書院蓋撤梵宇而
闢爲之者工幾就緒猶未完美至今年夏太守張士鎬祀
瞻之餘首務惟先凡龕具版甃垣圍黜聖之屬悉舉而飾
焉以終之門曰詠歸堂曰明經而井曰榮泉皆仍原址之
舊逮秋命訓導蔡雨徵文于予云

重建敬一亭記

邑令 關捷先 南海人

敬一亭爲肅皇帝敬一箴而建也天下學宮皆有之以歲
時之久或圯而不葺先承乏爲令上饒既二年始克集物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三十一

力因學宮之址創而新之乃伏而歎曰大哉我國家歷聖
相傳舉堯舜以來之道脉至是益明著而精切也夫儒者
守一經事必師古師擁臯比弟子率北面而聽之唯唯諾
諾惟謹有王者作因心制度乃相與起而非之聚訟不決
合其說至于敢抗天子雖得罪不少懈悔則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陳莫如我敬夫烏知神聖首出穆穆緝熙雖千
變萬化不出乎相傳之心法所爲更精詳而宏遠哉當肅
皇帝議禮紛然儒者頌古習見定陶王事多以爲然帝曰
咈哉乃獨可永嘉張公之議毅然必行之至今幾百年而
儒者又無異詞肅帝寵異張公超拜爲首輔相得益章因
習書敬一二字以賜張公等至于勒爲詩箴天下之儒者
尊奉之不啻如六經夫作之之謂聖述之之謂明今博士

子弟然後知肅皇帝之所為敬一也明興高皇帝立學明
倫其在肅皇帝以前者則有文皇帝其繼起者則今皇帝
聖祖神孫重光作述文皇帝有楊解等七佐肅皇帝則有
永嘉張公等是俱能破儒生之所共是者而相與昌明堯
舜之道臚為令典今皇帝天縱神聖于儒生之恒談良厭
之諸儒生觀于敬一之旨夫獨無出而與聖君賢相創起
舊聞成中興之治而又不至于顯悖十六字之心傳者此
其時矣先奉職無似敢因斯亭之新以告之儒生亭起丙
子長至庶幾以復見天地之心也落成在丁丑春月同建
者為邑佐林君庭梧司鐸饒君逢恩張君士賓劉君應時
賜同進士出身知上饒縣事粵東關捷先撰

新建鍾靈橋記

原郡守建南分守道蔣如奇 荆溪

信當八省之衝而郡南大江從懷玉諸山水若建瓴下閩
越往來自皇華使以迨行旅輿馬徒役輻輳于斯向嘗設
浮橋以濟而洪濤激湔鐵維易蝕蝕則七十餘舟遂若漂
葉行者淹日磧坐遙相喚一力抵岸則競撓以遠不勝載
往往覆沒傷人命數多前守俞公謀易以石闔郡歡踴贊
其成適督撫中丞莊公按部來信是俞公言躬自相度遂
主是役計費八千九百有奇而驛傳朱公出郵羨給之朱
故上饒令易以石其雅念也工料強半梁亦強半就緒俄
江流驟溢商木結筏乘漲而下衝擊口圯工口夫口度無
基則艱于議叛垂成湔毀又艱于議因積口口口而浮梁
如故漂失如故相藉而覆沒如故口口口口冬不佞以
民部郎出守信甫蒞信詢民間之急而僚友貳守鄒君通

守吳君司李李君僉曰信微天幸頻歲稔民不病饑而病涉郡南之石梁最急也已而詢之薦紳以及青衿僉曰信以風氣奔瀉故貴不再世而富不百年若直郡南而梁之寧惟孔道之不梗將風氣攸賴人無不樂趨事者已而復詢之耆耄又僉曰疲如信而行李之留滯者舟楫之摧折者膏血之飽魚腹者問諸水濱職無梁之故曷若梁之便不佞于是瞿然思曰發端者守也終事者令也倘令策所費于官而官之寸鏹尺幣坐版于司農寧能以無米炊而望厥腹則奈何又瞿然思曰爲之與衆任之與獨藉委諸府縣屬而胥吏之冒濫工匠之泄緩積歲月而無成不幾糜不貲復轉之洪濤乎則奈何無何而屬其事于令謝君謝君不讓計郵羨之請既廩之捐贖緩之助崩圯之遺足

以經始而任其事以募問右又案而屬之僧明通明通復不讓曰信壤七而若梁若宇若浮屠志僧績者指堪屈也敢以宰官命而愛頂踵且工役不必官爲募也非隸僧籍即率僧教者甘澹泊而耐疲勞呼易集也鍛厲不必售諸賈也檀施之緣一開則輸鏹于橐取材于林採石于岩不給不休也程積不必罄而勸朴而董也積日而力不偷焉積月而氣不弛焉若愚公之移王屋竟而後置念也于是不佞慨請之中丞房公亟請借驛傳支羨若干緡爲橋費先後下其議于水利姚公驛傳黃公皆得當以報初中丞包公直指張公共罰鍰金若干而不佞偕僚友鄒君吳君李君暨七令謝君各捐俸若干相與謀經始僉曰可哉遂同諸君相度之得址于舊橋基之東數百武土剛而涯迫

可以長久逮橋工次第直指謝公分守楊公各助醵金若
于以速成事作于辛酉年仲春至癸亥年孟冬而告竣厥
修若干僅厥廣若干執行者足相踵日相贖而歡呼相屬
曰今而後庶幾無病涉哉先是入夏之潦淫霖爲灾毒蛟
乘之澎湃幾及于脊人無不爲新造危者雨露水落屹然
如故得天也橋未實以土行者絙木而度忽兩涯之民不
召而畚鍤畢集及酉而築及辰而堅若礪矢矯若垂虹得
人也天與之人趨之臺藩臬司培溉之左右僚屬協贊之
縣令經營之而僧明通復任事而終始之不佞何功之有
焉橋成有欲以蔣名橋者不佞謝之曰昔李冰之橋于蜀
蔡襄之橋于閩被以七星萬安之名不聞以姓夫豈有意
爲讓乎其心必有不能自居者矣自是而貴富且弈世焉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三十五

賢哲且代興焉敬從薦紳多士之期而表之曰鍾靈云皇
明天啟四年歲次甲子仲春既望記

上饒縣題名記

雲南 汪克用 永豐人

廣信當東南衝爲第一郡上饒即首隸焉視他邑長吏號
最煩其轉給供饋奔命之疲不可辭往往以長材名彥蒞
茲土綽有聲上聞即顯晦無或一而父老口碑鼎鼎立也
顧國初迄今二百餘年前此郡志錄之未盡且故無題記
比年相仍將歲久無聞矣識者恨焉我孤玄辛公以名進
士尹上饒公非百里可羈亦將一試繁劇以張功名治上
饒之半年百廢具舉困者甦仆者起豪猾畏之如神明然
加惠學校若己之子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不倦焉聽治
之暇因慨堂宇且就傾圯捐金飭材爲之一新民不費一

錢而翼翼整舉矣遂以前諸君子名氏命工勒石俾不朽
焉君子曰辛公茲舉美無筭也夫前乎二百年非有徵逐
寅協之雅今名氏相次一堂使見者指而言曰若某公者
真惠我上饒者也今其人不見見其名猶見也然而辛公
實爲之有光于諸君子辛公豈自爲哉後辛公而至者曰
上饒之所謂惠者有如此吾其與民從之然非辛公奚考
而知辛公不薄于往者吾寧忍薄于辛公登茲石者又將
相繼以循良也其爲上饒之父老子弟皆將愛之如甘棠
樹如峴山碑又莫不感而泣曰凡茲父母皆生我教我者
也吾奚不爲善以累太平乎一以闡揚往者一以表俟來
者又以興起若士而民愛君親上之心君子曰辛公茲舉
美無算也用不文亦幸托而書其名焉故樂爲之記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三十六

巖山記

刑部侍郎

俊 莆田人

原藉始者皆足寄本其重也一元之氣具天地散山川而
鍾之人物嶽降申眉山枯而三蘇出啟生賢之重以永茲
山之重相成能者也靈山爲信州巨鎮昂伏三十里而至
金山疊山謝先生書院在焉又五里而至白石勉齋高弟
子劉先生楚書院在焉又四里爲巖山今參知鄭君立之
別墅又在焉立之居上饒葛源竒峯環合巖山隔一水而
近繡壁雕崖出風埃以臨木杪陟其嶺平巘天作四山如
聚米中有洞其下有泉泉甘而冽凡山一草木一石一雲
鳥皆異居人習而常之間知之亦無有得者立之獨立屋
以當其勝齋心繕性玩化而探玄山翠四筵市囂俱寂安
樂之富神留焉舞雩之風響神答焉領無言之妙以獨得

造化屈伸之機榮悴開落流行而坎止時任之亦時忘之
巖山自放也寄所重爾矣夫山神未神未可知其鍾與否
未可憶測也循山而論前是何疊也何白石也不謂之是
獨愜冷雲不青四野俱白燕谷之黍弗芽而牛山之萌蘖
日禿以盡亦何有是山哉巖山亭然物表清灑脫塵殆與
象山爭高文山爭烈決不使芳杜無顏蘿月慚色而為猿
鳥之所嘲笑夫不必始之亦必欲終之矧有浩然者君知
之山知之見素子亦與知之著是記焉

茶山五賢祠記

按察使黃溥弋陽人

距城西北有茶山峯巒疊秀溪壑逶迤扶輿清淑之氣之
所會也祠于其間莫知所始歲成化辛卯適巡按御史桐
廬俞君廷臣視事之暇偕叅政李君景春給事中王君謙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三七

光出遊此地予適邂逅相携以行既入寺詣後堂乃見陸
東岡呂中書曾文清辛稼軒徐棗菴五先生神主詢其故
有主無祀不知廢于何時作于何人拜謁之餘不能無感
因會議欲復其祀事御史使君遂為題其扁且賦一絕見
意眾皆相繼題咏既歸謀于郡守蕭陽徐侯文緯曰表賢
以勵俗侯之責也其可不圖乎于是徐侯慨然承之一新
祠宇置龕以棲神飭主以揭虔立門置垣以致肅春秋以
特牲祀雖故典不該亦禮從義起者也按陸先生初未知
所生及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為儀吉
乃以陸為氏名羽字鴻漸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太祝不就
由茗溪遷居信州北城性嗜茶環所居植茶因號茶山山
有泉甚乳每自汲煮茶後人亦以陸為泉名初號東岡子

又曰東園先生呂先生名本中字居仁登紹興進士任中書舍人能文章尤工于詩有孟浩然之風嘗作江西詩派圖學者宗之曾先生名遠字吉甫仕爲禮部侍郎左遷上饒縣尉與中書相先後寓茶山亦以詩名江右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起爲部刺史卒謚文清辛先生名棄疾字幼安歷城人紹興辛巳金主亮入寇爲義士耿京奉表來通高宗授承務郎天平軍節度掌書記遂留于南歷秘閣及右文殿修撰僑寓上饒城北號稼軒洪文敏公記之極加推美終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卒謚忠敏徐先生名元杰字伯仁上饒人紹定五年進士第一官至國子祭酒工部侍郎以直道勁節不容當路退居故里慕呂曾諸公之風築榭埜于茶山以致高山仰止之意是五先生于此或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三八

修德勵行或講道著書或賦詩見志皆足以扶持世道風勵人心以垂休于後世者也祠而祀之雖千載一日可也然天下事有興不能無廢廢而復興雖人心之不可泯亦必遇其人而後能振起之也今五先生祠債之已久一旦賴諸君倡舉以興爲幸不既多乎嗚呼五先生之神在天地間所以赫赫不泯者故不繫于祠之有無然後人景仰歆慕不忘非祠則無所用其情況鄉人士藉此以旦夕瞻望道德之光又將無私淑自艾致思齊之念者乎流風遺澤庶乎與茶山永永增重于天地間矣是爲記

生生泉記并銘

刑部
郎中翁大立

餘姚

嘉靖丙午予以刑部郎中審錄江西踰年五月至廣信即御史臺居之將復命從吏皆病疫臺中有怪物狀類狗而

大每夜分即來來即食廚具去繚垣無竇扃戶皆弗啟也
時信城中亦病疫民間鳴金伐鼓驅疫鬼聲徹昏曉從史
聞之又言有怪物事皆恐恐畏死泣且告予予曰妖不勝
德果怪物也即殺之耳予乃肅衣冠藏燈密室待之夜分
果來命隸人遞擊擊數百乃死疫者疑稍解然名醫診視
終弗愈忽夢神人語曰君從者病惟天乙生能治之明日
且至明日爲六月朔也予蚤起戒門者曰有稱天乙生者
至毋留門日晡無報至者予循除散步且疑且恐忽堂之
西偏有地津津然以物發視至尺許清泉涌出竇從乾方
來若瀆沫狀飲之寒且甘予喜曰天乙生水神人告我哉
遂命疫者人飲數瓢飲即愈既而城中疫者群飲之無不
愈者予乃命工采石甃爲井或請名之予曰生者天地之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二十九

大德仁者人心之生理猶夫泉也生生不息故地道以泉
生萬物聖人以仁生萬民予祇奉德意爲繫者求生得茹
寃者疏請白之法可殺情可原者輕之得不死其他未減
有差皆聖人生之也泉之應殆以是焉顧予淺陋闕于情
款雖蚤夜滌濯以究所謂生生之者猶恐深文巧致未易
繹思使聖人之澤湮淤弗鬯泉雖清流或壅矣名之曰生
生泉因以自鏡焉越十年丁巳予以江西按察使至明年
正月擢廣東右布政使兩過之酌而醉曰泉不負予予胡
可負泉也遂銘之銘曰井欲收勿使覆我不潔泉請竭

生生泉記

翰林羅洪先
吉水人

生生泉在廣信行察院廳事西發之自餘姚見海翁君始
始君子嘉靖丙午以刑部郎錄囚江右五月駐廣信郡大

疫久之從人亦病是時院中夜數有怪竊食守者不能禁
從人益恐君聞之曰烏有是有之是自速死也其夕覆燈
衣冠默坐以驗夜且半怪果復來嚴扃張燈徧索之有物
狀類狗黑身而白脊因命急擊杖下數百乃死衆疑稍釋
而病未解夜夢神爲語曰明日天乙生至病可瘳也覺而
異之戒門者毋禁天乙生入意其人也日晡矣門外寂然
徘徊階徐見地上津津水若仰出取鋤掘之不踰尺有泉
涓涓從西北來竅如雜縷停如傾注味甘而寒且冽君乃
悟曰是故所謂天乙生也命從人飲之病則立愈尋命郡
之疫者群取飲之疫乃盡愈于是坎以爲井而石以爲甃
且曰吾奉命爲囚求生懼無以廣德意布惠澤然聖天子
好生之仁天寔鑒之意者其醴泉之神貺與乃名之曰生

生泉聞者曰蘇子不云乎水行地中隨地得泉泉其常也
得之夢可怪也宜名曰夢泉或曰不然君內明而外辨潔
守而達節于刑也輕重以情出入無少枉泉譬則河之潤
東海之雨蓋其應也予好品泉每遊名山輒取泉徧飲之
其甘寒而冽者必乳泉也于井則否故品下今井泉而乳
且愈病獨夢足怪耶人心不息天地同流一念之生感以
類應故曰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夫生物者天地之心也
吾得其心而致誠焉沉而爲淵焦而爲火潛天潛地無幽
弗入奚獨泉哉是故據其跡者執之以彼我握其機者約
之以聚散故謂泉自生生亦可謂泉有由以生生亦可謂
因吾之生生亦可謂即吾之生生亦可然特不知其至期
而與夢會者誰爲之也不見幻師于水火耶胡然而能濡

胡然而能焚夫斯泉固取水之類而莫或知也是故物能
爲怪怪有所不勝心能爲感感有所不齊怪有由滅昧者
不能原其感感有必應昧者不知以爲怪非不惑于怪而
能通于感者其孰知泉之生生哉後十年君來江右爲按
察使未幾擢廣東右布政使每經廣信必飲泉而後行復
紀其事因憲副立山袁君示予曰願記之會郡守鑑塘周
君使來曰碑具矣乃書答問者而爲之記

通濟橋記

邑令彭祺壽黃陂人

治邑之東五十里許名曰沙溪溪口有橋名曰通濟以其
當天下之要而四方輻輳者咸賴焉索其初建則自我朝
撫運之初延至正德歷年已久日見損壞丙子歲爲洪水
衝頽始有病涉者乃白于官欲爲重建寔因兵荒相繼公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十一

私俱乏斲寢其功造舟以渡時或霖雨連旬則又水漲而
不得渡是以往來商旅上下文移或至稽遲其爲患猶昨
也今聖天子御極之明年余承乏來治斯邑聞斯患將有
事于斯橋而猶未之舉也部民曹順祖本徽之休寧人也
初以貨殖客于是鄉迄今四十餘年遂籍而家焉迺于是
歲之冬偕其子仁政天政玄政以其義狀請于予捐五百
餘兩鳩工鑿石祖其舊而砌累之下造五孔上開一面其
縱也二十餘丈其橫也一丈八尺其高也比于橫倍之其
四周灰石交用蓋將無所不至經營兩載始克成功自是
而後凡假道于此者靡不便之順祖亦商人耳不資衆力
不藉群材慨然獨出其所有以成此通濟之具誠天下之
義舉也予忝職茲土未及爲此順祖迺能先我而爲之是

非徒于民有濟而于余則又深有所也故不靳其說

靈溪橋記

禮科吳嶽秀懷寧人

江右信州舊隸浙省洪武初輯寧疆域始歧爲廣信府其地當吳楚閩越之衝山川峩峩溪流湍折蓋要會也郡東二十里有橋名靈溪因治有靈山而稱溪之水自玉邑以上諸流派集衆壑奔騰春夏之交狂瀾如注舟楫不能支兩京八省行旅絡繹悉有資于橋乃溪之兩岸哀凡三十五丈舊制石不架木爲梁隨修隨圯萬曆癸巳余姻家劉君子芳甫領第出令上饒適省耕諭農躬親橋所目擊其廢既憂且悻慨然欲起而新之不旬日以朽木墜幾仆貴客益屢諸慮諗郡中舊有別廢橋木若干置無用地即詣郡侯雲峯王公慷慨陳之願得其木以充底架繼而白湖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四

東守道張公轉聞撫臺陸公按臺陳公悉允其議第見存者止數杆卑木君復訃木植易蠹石砌可堅然而工費則一無所有也用是先捐俸三十金命工鑿石隨謀之鄉先生王鳳臺費懷石諸君咸願助資以成盛美共得金七十餘鎰鳩木石諸工募鄉夫船隻置釘灰物料而草創興矣顧規濶而工繁恐其謀始而怠終也復割家囊數百金給工匠三日一詣橋所親董其事自萬曆癸巳冬至甲午秋月而工成自是四方士旅方軌長驅蹄摩轂擊利涉永賴矣余時受事天垣上饒士夫有自鄉至者莫不嘖嘖其事余喟然曰余劉君固梓里之岩杰也自弱冠時即負英聲嘗欲身肩天下事每窺有司受職怠事者輒唾之今其注措素所蓄積然也夫平政之務子產上鄉猶然難之君興

廢振弛有若弄丸持此以往即濟天下無難也余心嘉其
事故僭爲之記

信美亭記

郡守談 綱無錫

此地江山信美郡所由名也成化丙午秋黃門陳玉汝奉
命使廣適予叙契濶于驛樓酒酣熱甚登此而風焉相與
眺望郡中山川盡在目曉彼其靈鎮嵯峨聳七十二峰于
天表諸山環拱若干若干若矛若旗鼓車馬屏帳之衛從而白
雲紅樹掩映其間又若畫圖之揭碧落山信美也靈溪葛
溪諸水會合爲江匝郡而流紆若帶環瑩若冰皎而山光
樹色之涵照風帆沙鳥之飛揚若在鏡中景象千萬水信
美也城郭巍峩于山間水崖樓閣參差于竹林花塢後田
登稼者肩相摩南屏歸市者踵相接衣冠雲擁絃歌風動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四三

城郭風俗皆信美也黃門曰美哉信乎予曰不止是也自
此而南爲鷺湖東爲懷玉西爲象山散而爲龍虎葛仙龜
峯南岩諸岩皆招山致賢獻異呈妍而勝水靈泉在在有
焉山水之美如此是以鍾而爲人則汪文定謝文節之道
學陳文正施正憲之相業張文忠鄭威愍劉之道卒稼軒
之忠節文章炳耀于前而瑰竒碩大之士續續焉出又未
可量也謂信爲不美可乎黃門曰信乎美哉驛宜有亭于
此建焉目以信美使吾輩之往來者因名勝覽以紓旅懷
不亦可乎予曰唯黃門既去復以詩來促之予遂雜荒購
良命工造焉亭成予偕寮同府王宗信通判王景莊推府
仇元美輩登焉咸曰信美也可樂也予曰若知可樂而亦
知其可懼乎夫此美非吾與若所有也明天子受之于天

而寄之于吾與若使得而守之以與吾民也故必吾與若
惟日慄慄體君心宣君化輔成太和天地位而萬物育然
後可以保此美而吾民樂民樂而後吾君之憂紓而後過
客得假此一樂而後吾與若得以偷樂其間使吾與若不
知所懼擅其美縱其樂息其政人事乖天譴至有若前日
之警與旱則美不美將變而爲惡矣樂乎否乎然則懼也
者美之所由保樂之所由基也欲樂其美可不知所懼哉

江元帥廟記

金銑

天順戊寅夏四月予始視廣信府事是月旱郡老相率走
告于太守曰信僻在東南地不中和歲不早則勞圖經稱
土瘠民貧其有以夫然而民之所恃以養者有土神焉曰
雷霆雨部驅龍黑面神元帥江公者諱顯字則靈行第萬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四四

五以宋大觀四年庚寅五月七日生于上饒永樂鄉自幼
不類長惡女色絕葷茹暑月陰雲護降雨不張蓋居之南
有山曰湖古巔有龍池公生二十有四爲紹興癸丑之
歲道成易肉于池未幾發祥于閩之浦城有匠求其骨和
以香土塑肖其容儼然如生于茲三百四十有餘載矣信
水旱螟疫靡不禱于神禱輒響答前太守四明姚公具其
績以聞賜建廟宇春秋有祭封號如故今其廟去郡治百
二十里而近公以禮往迎之禱必有徵焉予慨然嘆曰周
禮水旱必索鬼神雲漢詩曰靡神不舉况聖天子錫以徽
號廟食百世者乎乃遣人迎之至齋祝信宿果雨越明年
已卯郡再旱神先降于山與使偕至寓城南之普庵堂凡
兩越月雨暘時若農告功畢始歸今年庚辰旱如昔余致

詞遙祝于神五月雨六月又雨上饒令王誼鑿石爲碑率其僚屬鄉老拜于太守之庭固請書其事噫雷無形也及雲膚寸而起震驚百里者依雲而發以類相感也神無體也叩之而輒應者以吾之精神誠一交孚吻合故神依吾之神而感應焉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所謂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也雖然民之屬望于公者如此國家之封食于公者如此神之克庥乎人者如此而其所以報乎國家者又如此余何惜一言哉因書此以歸誼俾刻諸石以大振顯江公之威之德之靈且俾凡有禱于公者知以誠敬爲本云

石人廟行祠記

談綱

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豈崇神事哉蓋民資水土以生而上饒縣志卷十四藝文記
山者土之積川者水之聚先王制禮祀之正以重民事也石人爲靈山之靈峯而靈山爲信州之鎮山祀石人所以祀邦鎮也祀典神祇孰正于此然昔祀峯下禮也後人改祀城北以便祀事已非舊貫而祀于峯又失望祀意故予改作于此取其與峯相應于禮似宜近社稷壇于祀尤便也雖然神固當祀也不知爲民而惟媚于神以求福田利益則諛耳惑耳不然亦賣耳神未必享也安可與語先王制祀之初哉

重建石人廟記

談綱

靈山信之鎮也山有峯曰石人以形似人三國時胡隱君隱于此既僊去厥後劉李二神人禱之應若響自是廟廊閭里罔不德之唐貞元中廟祀峯下逾五代入宋靈蹟懋

著宣和間賜鷹護額紹興封靈助威濟侯劉李封將軍咸
淳進公進王是爲靈助威濟顯惠正佑王歷元我朝稱之
曰石人靈峯之神稱二神如昔春秋祀之著在令典然石
不能自神其用藉王神之以惠利于國于民顯名天下擬
王是峯之神祀之可也世或謂石人即王可乎成化庚子
者老以峯下祠傾圮告予乃蠲廟租及勸助父老鳩材命
工圖維厥新父老頽記歲月乃書此當書者以破疑他不
及贅而近世廟之廢置列諸碑陰云

建靈雨祠記

郡守 吳希孟 武進人

嘉靖壬寅夏旱予以除職赴省取道歸萬年往還以身請
一夕夢天神曰若能雨之守其祠吾否邪予曰諾至郡入
謁老父即壇所率僚屬徒步凡三日郡黎羅號戶衢聲嗷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四六

嗷予心如焚乃告于神符夢語協之卜再告曰神爲信城
鎮夏相公具奏天子列祀大高玄殿君相之意爲民祈報
耳神寧忍負吾君吾相吾民吾守若而僚屬郡守有罪罪
在守民何辜語畢陣雨簷溜喜若弗克勝迄夜雷電風雲
大雨如注四郊咸足民裂谷神之嶺隙祀焉名曰靈雨蓋
行祠也神在唐守信州沈邱人以祈雨靈山下化去其澤
民無數如此詎可忘乎故作神記

重修江公廟記

吳希孟

江公信人也生竒異性心天素行雲爲之蓋化池其應也
禱必應居民神之前守四明姚君堂上之朝加勅封用司
雨部其得于志傳者若爾去歲秋旱民告急咸詣祠曰神
司雨天子之命禾死民就死矣於維天命祠蕪罔聳弗克

敬恭民之羞惟神請命果雨民是以德新廟成嗚呼公起
布衣沒數世猶弗忘鄉之人矧公之鄉名公巨卿接踵輝
映澤被天下而能不先本土者耶于是而徵信之豈且足
蓋未艾云

天寧寺碑記

筠溪石 釋德洪 覺範
門寺

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南自昔多爲得道所廬
鵝湖博山龜峯懷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蓋自義武
初西平周王發其天藏也初建精舍名興聖祥符天子改
賜普明沙門德延以講學聚徒甚盛弟子德熙者有智畧
實陰相之崇寧二年詔草以爲禪林賜田度僧聽遇天寧
節進功德疏太守周公邠命長老德延爲第一世而以僧
正德熙董其事也三人者叙立顧瞻而嘆曰寺以群居而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七

自爲戶牖犬牙相接如蜂房蟻穴非相臣所以建請集禪
衲演祖道上延睿筭之意于是蟬蛻其卑陋而一新之也
入門縱望序廡翼如而進層閣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顧
其西則有雲會堂以容四海之來者爲法寶藏以大輪載
而旋轉之以廣攝異根也顧其東則有香積厨以辦伊蒲
塞饌爲職事堂以料理出納特建善法堂于中央以演法
開毘耶丈室以授道又閣其上以像觀世音示以聞思修
令學者入道也粥魚茶板霜鷓鴣頂鳧趨而集寂無人聲
而禪齋密室冰懷雪慮株枯而坐不見心相惟身相也嗚
呼西平郡大守雖異世而姓氏同前以講後以禪而領袖
者雖異趣而名號同也吾聞浮圖未成故裴公美爲玄度
之後身千尺像畢而僧護爲僧祐道宣之前身古今所傳

不可誣也宗經禪師出自白牛法窟中來嗣延公之法席
分照覺之祖焔道行孤峻爲邦人所欽人但見其能集前
人之大成幻出樓觀而不知其遊戲也政和元年八月又
詔以天寧萬壽名寺七年三月遣僧慶瑄來乞文以記其
事余雖未獲覽山川之佳氣披華構之雄誇然能系而爲
之詞也辭曰群峰寶勢爭岫燒雲收眼寒空翠搖靈山獨
受王水朝跨水誰作朱飛橋蒼宮馬鬣低龍腰谷風吹空
翻海潮忽驚寶坊礙層霄天花細雨紛墮飄草衣大士唾
霧消定力持之日劫超太霞仙子坐可招夜晴往往聞吹
簫西平賢王想風標長劍挂頤氣勇驕擅此興聖開前朝
宋興和氣彌宇宙佛宮道祠恩益厚初以毘尼相講授易
爲禪林冠江右大鐘橫撞午梵奏紫金光聚世福祐口口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四八

千指聚拜手太平天子千萬壽切雲樓閣誰所構臣子淨
願力成就白牛乳犢師子吼虎谿嫡孫氣竒茂學者趨之
俯並首我作銘詩詔爾後斯文與山俱不朽

南巖文公祠記

吏部汪 偉 弋陽 侍郎

吾信爲閩之門戶文公游仕四方必道出焉故信之山水
最爲所賞愛至今深山窮谷雖士人亦罕至而徃徃有公
遺墨然莫可考矣鵝湖以講道特顯懷玉三清又平生所
願遊每見于書禮間不一而足南巖去郡治絕溪而南十
里許公蓋嘗至焉景泰癸酉郡守四明姚戾堂得寺僧口
識公五言詩一律又得公詠一滴泉詩一聯于郡學訓導
李學僮姚守謹錄而傳之二詩舊書于法堂之壁壁圯詩
逸不存非姚戾之好事則墜地久矣成化庚子後守錫山

談侯綱肖公像于巖門欲修祀事而未遑也嘉靖五年春
巡按監察御史秦公亦四明人以瓜代弭節于郡偶偕守
巡少叅張公懷僉憲鍾公雲端遊南巖拜文公像賦詩二
章以致嚮往因語署郡事同知葉君逢陽曰像而弗祀非
褻歟對曰有司之過也乃議復其寺雜徭民兵一人以顧
役之資充春秋牲醴費有餘以飾祠宇庶事易集而可久
秦公曰倅議是也葉君遂來請曰願文其事于石以示後
俾勿壞予曰我文公于吾人之功誠罔極也然不備觀群
言之賸無以知公之爲勤不精思而力踐之無以知公之
爲功庸學小生喜立意見未嘗盡讀公之書而遽疑焉而
遽譏評焉斯道何由而明哉偉觀諸君子于先哲過化之
地顧其泉石草木若召公之棠思封植之得其一字一句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七

若伏生之書思表章之可謂能篤信善學者矣其于風教
之助豈小補哉偉所以累嘆息欣忭而不能已也敬書其
始末以諗來秦公名鉞字懋功起家進士爲御史風裁凜
然出按江右務持大體不尚武猛苛察而下益畏蓋挈其
要也所至以訪民隱求賢才爲急人服其得體葉君名逢
陽字子大文公鄉人由進士歷縣令有聲陟廣信同知稱
廉敏云

重修城隍廟記

桂榮

信郡爲山水之都地勢從懷玉山而來溪流竅于其址復
東折屹爲靈山迤邐百里而出郡治由之以建山滙城下
爲水谿清峻秀雅鬱然望之可挹然脈自東來氣從西布
故城之西偏爲和爲動而風氣爲鍾城隍廟適當其勝其

神靈視他郡尤著郡有守有佐視古諸侯鄉等而城隍所司之神位望體制與郡之職守同等此王者之制以神道設教輔郡治之所不及是廟在城草襲往號旁列二十四司以準歲二十四氣凡崇祀禱告朔望虔謁郡齋咸肅肅惟謹民有疵癘札瘥鬪爭捕誅輒相控乞廟下倏若有感而應蓋得山川之靈爲盛年來懷玉山汗瀦其宮龍靈不妥城之東岨復濬關弗忌風氣稍麇忽寇攘披猖屬邑之市里爲墟焉矢石幾薄于城上下乞靈于神卜之繇言則若厲無咎逾年府治災城之西詔構之堂亦災民情惶惑輒亟徙避亦惟于神是祈其災亦旋以熄既而郡守近山王公由工部卽至暨節判翬陽胡公由翰林侍御遷客至訪災變之故始知懷玉山蓄靈或洩及後關土又近府爲

虞未免事多妨政遂懇請于上稍寬其所不急于是罷懷玉書院撤分司畚築而公私始有寧宇是故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神相依政道乃行祀典以禦大災捍大患有功于民則祀之信郡依于明神神大有功于民豈可不敬恭潔飭以盡其禮先是毀于造軍器之工象設之剝蝕弗嚴祠廡之雜蹂弗潔階凡廉隅之漫漶弗整匪有司職守之責奚諉歲甲子秋近山公與翬陽公言曰人民社稷之事是亦學道之方揆陰陽之義而幽贊神明治道行賞善罰惡之法神道示福善禎淫之威相須而章有不可誣者也乃相計度財費勿勤其民凡塗暨丹雘圯墁甃甃咸取之羨積而次第就緒明年乙丑之夏則遂得以完報于是嚴潔整飭敞陋改觀煥神功于城隍通靈氣于山澤則又翬

陽公躬為調度之力四時展祀孔明有叩其嚮應哉嗟乎
河嶽精靈官治憑之以立金湯保障民生賴之以安天地
人神其相為流通者哉故觀于法象昭明可以知鬼神之
情狀矣謹記近山公名陳策字思董直隸泰州人暈陽公
名曉字東白直隸績溪人同嘉靖丁未進士

重修朱文公祠記

邑令李鴻長州人

嘗讀秦記而知漢儒之功大也讀註疏而知宋儒之功大
也又讀宋諸傳註而知朱子之功大也夫秦政禁滅詩書
六經為世大禁所以僅延如綫之緒乃自漢文景後稍稍
出于複壁之間惟時白首者宿涉一經以教者久則各會
其書皆是已乃補苴傳會伐異黨同白虎石渠紛紛聚訟
說者遂有傳經經滅之譏有由然矣逮宋濂洛革屏去離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五十一

畔據理闡明分別贗真較若白黑然而衍繹既多識迄難
竟窮年貪索茫然未得其津涯也至朱子始為大成約之
切近徑省疏義要言不煩信可謂六經之筌蹄諸儒之忠
臣矣我皇祖表章先哲攷信旁稽所定一代之制未常拘
拘墨守而至于明經取士之法乃一斷之朱而它說不與
焉蓋將使學者同出于一軌緣約取遠漸睹道真比于詞
賦槲采春華而無益于本根實相伯也士生斯世無論業
有專尚可以見之羹墻即所由致身以建不朽無不緣斯
託跡歷二百年來海內家傳戶誦雖其杖屨所至崇事有
嚴豈非師其說不敢棄其人愛其道不敢薄其報庶幾人
心有同然者乎乃頃者眩奇驚詭之流謬司文柄一時競
趨好異爭以出于朱氏為高而迄無一定之的雖世所號

聰明穎異曠觀萬古者率皆惶惑萬怪厭棄倫常泛駕縱橫轉徙揉蕩辟之張目讒語白晝晦冥向之謬迷于學者術者今且變易其天性陰窮山川害深毒螫一旦去昌明而流闇昧幾且陰道日長而陽道日消無怪乎奸宄充斥邊鄙生心而治平不見也假令朱子而生當今之世目覩榛塞坐視陸沉必有不能一朝居者矣又何戀于暨託之遽廬而歆此非類之俎豆哉信州南巖去城十里蓋幽棲之遺勝也往朱子曾憇數月聯其所居僧舍于澤至今尚存後人因一滴泉之陽剏爲祀宇塑像其中守令以春秋再修祀事鴻自丙申歲承乏茲邑越明年被命而逞時榱棟就圯慨然有意加葺而會覲事迫之東行明年再逞則神厨之前盡已撓敗不能蔽其風雨乃環顧而嘆曰是有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十一

司之罪與亡其神之不能妥靈而故震以示之變與將宗尊異于往昔見者無意舉廢坐令薪刈其下與顧吾力不足以枝柱扶傾振起既墜然斯鼎新之役也宅日邑之子弟過而禮焉廢幾哉肅然起敬儼狀裹思將有不忍捺戈以入其室者乎涓滴遺潤憔悴可蘇斯泉足以喻矣亟命庀工以落成之日鐫石而爲之記昔萬曆庚子冬十月也

重修茶山廣教寺記

鄭以偉

去郡城北俱廬舍有山曰茶山有寺曰廣教剏唐天祐時故陸鴻漸所棲也趙宋南渡後呂舍人居仁魯禮部侍郎吉甫寄寓梵舍鄉人思而祠之廢後祠徙寺亦廢焉茶山臯靈臯迎冰水止于郡北最爲幽勝有泉淨若醍醐即未知真張又新水記第幾等世號四泉以陸氏名也顧信在

唐號荒僻遐遠山川之秀半爲沈冥所窟穴而陸子石隱之尤羽衣野服挈具煮茗取極遠與猿虎樵牧分徑不甚爲人所知迹一經魯呂二文清後鄉之人遂以此爲衣冠舊遊甚至指一竹一卉一軒一亭而曰此而君子所值所藝所命名而不忍忽山川于世亦有顯晦隱見歟余少讀書天津橋北數過此地求姚驥爲陸氏所鑿沼爲溟渤之象積石爲華山之形者了不可得徘徊山月間想二君子曳杖行吟之所惟頽垣蘚石斷煙荒草而已一二貧衲若寒蛩止廢軒中求松竹茂密有茶叢生如韓元吉記中語亦不可得獨泉尚無恙而井渫不食之嗟又不能不爲兩君子慨不庸使兩君子庸于宋當如井上行而及物宋必並受其福若何棄之無禽不必惻耶郡大夫延陵張公與

寮別駕周公司理趙公偶酒客于此慨然傷賢者之甘棠出俸爲資比邱張慧菴者應募重繕成而乞記余夫浮圖之法以賢劫累隣虛塵而造卒心歸于敝壞此身如泡影必空諸有而後涅槃即其所爲法身報身化身者亦如虛空然不可控引惡乎宮之土之木之金碧之莊嚴之哉而其徒必欲舉其所爲空虛者宮之土之木之金碧之莊嚴之而後已不亦爽乎推其意起于不忍悖其師教雖因權以顯實亦行遠而報本孔子曰吾于甘棠而得宗廟之敬即浮圖氏何獨不然蓋余于此竊咨咨慨嘆焉制禁剝菴而不禁修剝懼勞民也慧公不破官牘一文錢不騷私家一釜糈隨緣勸施隨施成果鉤繩杵鐸之匠縮版蘊土之師其徒自爲山去水稍遠脛石腓木雖勞不憚踰時告成

舉事一何輕捷也今官府起一役費不上千金使者持議不下苟下必愁無米炊累月而量期卒歲而藏糶事未舉糜其半已聚徒庸用不至一二酒漿父老具謂我澤門之哲未幾乾沒者有之未幾功成輒塌幸而免領不勝詛矣大者河堤邊防小者城池陂澤何莫不然藉舉廢盡若斯奚患重遲而不勝哉慧公臘高戒圓眉髮端盡白修梁者四興之留恩通惠弋之通濟受平所至奏績而已一無所利廢幾真能空所有爲二梵之福者是役也宮一縱橫七丈高三之一柱以石中唐像三而加金碧後爲茶亭二以俟酌清者游深廣半宮費金七百起萬曆庚戌秋明年季春余往訪之伽藍若化而有矣是年穀稔斗米五十錢故費省而功倍信有寺而人不知有後蓋郡方多魚八政克舉衆務咸飭蹙以釋之徒亦得修其區宇而存古蹟它可知已于是可以觀時焉而所謂泉者在寺最幽處亭夾之便于品水也泉舊甃以小石罅或射鮒今易以純石石惰而冽發落蓋寺修而後山之左右始可圍而茶以復陸氏故事

孔雀寺碑記

郡司趙士禎無錫人

梵刹之興廢于世教若無損益然營構必起于承平而凋弊每乘于衰瘠生民幸逢昭時每以稼穡之餘爲報本祈年計琳宮梵刹所由興也苟非其時方因跋躓于追呼血凶于蠶楚救死不暇而暇計福田利益哉信州山多奇峰深谷其名勝以祥符八景爲最所稱軒閣雙井多湮沒無稱獨定泉池前有孔雀寺東禪堂西佛場自唐宋以迄于

今遺跡猶存曩侍郎桂公晚年乞休林泉嘗與寺僧葆光
叅究禪宗往往有契有徒日昭定泉皆守戒律克存門風
今比邱海岸乃其七世孫也住持于茲凡三十年所于西
來面目未知究竟若何然當象教時不爲色相轉視其殿
宇之就圯恬然安之不乞憐于顯者俄有一方僧至仰視
顏宇勃然作色責寺僧曰若爲佛子者不能莊嚴佛土謂
鉢中粒何岸稽首稱主臣若能爲我振蠹奔走惟命方僧
日持鉢浪游程效茫如捕風居數月掉臂去岸自責曰茲
刹當我幹蠱于是損其香積之儲兼以苦行感動檀越自
經始至于落成凡五載歲皆登先是郡中多火災今頓熄
民是以感而思報稍稍捐助趨事如鶩莊嚴法相蓮宇巍
峩斯役也一木一石皆緇素脂膏所積信心所成非出于
勉強者可同日語也嗟乎世人日溺心于名利之場火馳
而不息得頃刻之暇于是乎解塵纓而濯清泉登高岡以
矚曠宇澄神滌慮思生平熱關心于何發端于何歸宿塵
埃之外別有一光景儘可資發神明妄念亦可以少釋矣
乃夫勸善止慝以利益群生默維治化則一方善信與衲
子所自勵也若徒曰莊嚴法相而已不聞世尊之訓乎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求真見
者徒聲色云乎哉

茶山寺記

潮中楊任中邑人別駕

壬午秋季鄧文潔公以冊使至盱過信約先公端潔論易
于水溪之龍潭時任兄弟侍既別忽訊郡有名泉檀宇內
之四久矣予之欲托之以沁濯也此去泉幾里舟人對以

三遂偕任步往歷西坂而北迂迴田畔不五里許至則夕陽映紫霜葉飄丹闐無語影排扉而入惟破袖呻吟狀旋起敲石火汲泉煮茗而日將暝矣且軟且步喟然而嘆象教淪劫亦至此乎寺廢禪可他栖井谷泉可弗汲耶彼無名蘭若之雕繪胡有蹟勝槩之塞蕪子其圖之乃從濠上行疊誦濯清泉以自潔之語因辟岬詔余聯句余遜避公曰詠而歸奚間少長耶公倡而余續聯成騶從適集導公先登舟余乃趨隨時江澄月瑩羨奇好矣公入定久之迺指心如明鏡止水即此景象呼茶連啜喜曰信州茶經志自古高品之尤著于陸鴻漸氏此尊公帖刻也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張又新煎茶水記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即有傾蓋之雅因曰陸君茶天下莫不聞楊子南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五十六

濡水又殊絕今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矣乃令軍士深詣南濡取水水至陸曰非南濡者傾至半遽曰止是南濡矣使者吐實李與賓從皆大駭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命筆口授而次第之予觀斯記而知名泉佳茗同在梓里中非若南濡之遠茲行可復失乎次曉載舟去後每至輒提汲焉若修葺之意不佞承之未遑去歲秋昆陵張公續當奏最暇同周公趙公登高覽勝至止茶山撫殘碑而慨昔賢遺踪相奉葺宇而問誰可經事于余夙陪趙公慧休遊曾舉鄧公意相告也岑山老釋蓋華亭永大師之儔西竺金地藏之系慈而能幹托以經始不數月而告竣監利費多資于同蒞而樂助者郡之衆口惠而實不至則老釋悉整其鉢資焉甃角砥覆文石濬淺深恢隘

廣其井泉工費則任獨委藉亦以疇昔心期可副而余里士友不多藏是需必清白是與雅念愍愍可鑒也井成張公題其上曰羽泉趙公命記余不文然嘗竊聞易于先公而感井泉通塞之時焉井爰君子以勞民勸相繼之井甃无咎夫井修則舊者爲之潔泥者去谷者通滌者注不用汲王命茲受其福且四在三汲五出上食間修矣乃无咎所謂待時者與循而中正而大成而愈上井泉之功亦既弘且溥哉君子勞民勸相焉不誣也余茲感于時符于易漫記其樂成之歲月云至于寺之興廢前賢之游寓諸使君明府之名爵合郡鄉大夫士庶所助多寡之數釋衆之勤而有勞者備于他記茲不贅

附錄崇祀七賢神主于後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五十七

唐東岡子陸公羽

唐信州刺史姚公驥

唐隱士沈公洪喬

宋江西提刑曾文清公幾

宋中書舍人呂文清公本中

宋兵部侍郎贈光祿大夫稼軒辛公棄疾

宋狀元國子祭酒工部侍郎忠愍徐公元杰

三里橋記

邑令 黃希英

我朝分疆畫野以廣信屬江右實居左臂之末東枕兩浙南臂閩西襟帶饒撫諸郡郡之東三里許有橋焉橋之澗發源于靈山諸峯其舊址卑而隘每遇雨浹旬澗水奔漲橋輒被衝齧修而葺者屢矣正德戊辰歲夏四月雨久不

止傾竟及址行者病焉而請修于予予惟廣信既爲東南
要衝之地然自昔鎮江之漕河未通猶自孟瀆之險往巴
蜀越滇南之兩廣者皆沿江溯流而上自漕河既鑿之後
從廣陵渡江達京口抵錢塘既可舍孟瀆之險又無洞庭
彭蠡之危故奔馳南北去險就彞皆由信而之焉由是信
之途轍迹始交矣于是乎亟命工修之又恐其傾而費財
也因其基張而廣之較舊址加五之三所以殺水勢之暴
而速其趨此則一勞永逸暫費永寧之意也其修之貲也
或節縮諸贏或籍諸商事成而民無所費主其事者則義
士宋濂也因其落成予遂爲之記

一杯亭記

都御朱之錫烏

太史氏曰名與實相表裏也逃名而名我隨爲有實以賓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五十八

之也身後名一杯酒孰重輕乎趙忠定公薄尸祝而撤繪
事且顏其亭曰一杯醉翁之意竟在酒耶曰否否以酒爲
名則劉伯倫王無功先之矣數百年而有復一杯亭之建
者饒令仁原董公也至峴首之遺再見庚桑之祝者分守
藩叅二山貢公也一杯可復何靳醉江月以干觴二山重
來更喜勒燕雲于萬禩陸羽芳名猶藉四泉不朽矧夫分
玉笋之餘瀝羨瑟瓚于黃流醉酒而飽德者哉予弟長輝
固貳信郡則一杯亭在焉擊宇楊公以守信而秉鉞湖東
明徵朱公以守信而臨臨予弟古亭無恙予弟實追隨兩
公觴于斯咏于斯與此邦之人歌誰嗣頌衮衣者聲響相
答非絲非竹韻生山水之間拍肩醉翁也予家婺州婺信
異土然信故浙壤自唐乾元割衢饒建撫之地以置信州

幅員猶咫也。因是從子弟獲交兩公而總戎舜華康君適鳩工首倡爲亭爲祠爲一杯競響仍以復名以奉二公而子弟亦得附甘棠之末後先相熠燿也在昔任于信者左遷貶謫間有至者詩人見于詠歌多悠遠愁寂之歎西江之郡大率儉陋而信凋敝尤甚蓋秦漢以來視此誠遐荒也而吳蜀沔漢嶺嶠湖湘淮右江西閩粵諸路熙攘往來由此逮新朝鼎革接罹金玉叛變天造草昧建侯不寧時楊公與康君踞懷玉上遊以絕東南窺伺爲逆旋鳥獸散而鹿始歸鴻始集七城始奠公嘉猷種種詳屏翰錄不具述述其自二千石蒞湖東吏民罔不振肅而公又溫然冬日至其持憲凜冽又不僅煦煦爲嬰兒之不忍傷也禁山礦盜自昔爲梟撫御乖方則名諒輝之亂鋤治得宜立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五九

頌黃巢之魄公文武爲憲與明徵公暨子弟左提右挈又得覘潁川渤海之梗槩焉明徵公之治信也布墾令籌積貯練衙兵嚴保甲濟軍需以至修城葺學剔蠹清獄繭絲保障一以澹泊寧靜出之且民不擾鎮物無私實以清慎勤兼之子弟竊在宇下寅規隨趨五花而千石綴雙旌以七旒攝郡者一署巖邑爽鳩者各稱潔已愛民好文禦侮折獄明允式遏寇虐臺章交上良狀茲鶯遷瓊守蠻髦且負弩矢矣念弟越在窮海視登茲亭與前哲時賢觴詠于饒山饒水間名實相去何如也夫命傳嘯侶達者事也高山景行後人事也而撰次循良又史氏職也予鮮民也義誦之餘因康君之請而爲之記曰一杯祖忠定也復一杯存董公也祠楊朱兩公暨子弟又嗣貢公也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言剝極也復之六二曰休復象曰休復之吉
以下仁也又曰正大而天地之情見後之君子不媿乎正
大而復休復者皆得與于斯亭

稼軒記

洪景廬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叢密邇輔東舟西車蠶午旁出處
勢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中外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
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郡治之北可十里計故有曠土
存三面傳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縱千有二百三十尺其
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則稼軒在信郡之
北矣又云東崗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欵竹扉錦路行海
棠集山有樓婆婆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皆約畧位置
規歲月緒成之此皆蕪沒一統志廼云在鉛山縣南二里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李

抑另有考乎

天恩堂記

吳康齋

余嘗題上饒周村周文氏之世譜先籍荐罹兵燹無所于
徵當宋時莫詳何代有堂名天恩御爲記亦復不存景泰
丙子仲冬予入閩迂道上饒訪文郡庠明日同造周村其
族祖茂繼率諸子弟冒雨遠迓森然舊家文彩可愛也擁
爐夜話僉請大書天恩復以顏其新構之堂蓋不忘乎君
親猶元公周子之名溪焉元公之家廬道雖脩阻而舊號
乃著于所寓則故園池臺與夫松楸桑梓豈不彷彿乎朝
夕而少慰戀本之誠哉周文氏去全盛時雖既寥濶猶幸
傳聞故事得以名堂今日則夫先君典刑警效庶幾如在
慨慕之餘又以起孝子慈孫之仰于無窮因微以至著推

舊以為新其聞元公之風而作耶

重修觀泉亭記

大學何吾驂香山
士人

余生平有泉癖其有陸羽茶經不啻楞嚴金剛也羽嘗遍
遊天下以盡名山大川水味乃歸老信州攝息茶山中鑿
井得泉欣然遇之以為天下莫及也自羽至今世代幾更
烟銷霧落而水泓澄如初沆不絕非獨井也靈山茶芽其
製法佳者如芝草綠苔一種香素大非世俗佞好可比皆
羽千百年來精氣呵嘍而茶因之郡人倣效日引月新余
歸舟道經郡治關高二使君邀余于觀泉亭竟夕所酌皆
諸方名釀乃不覺所進茗香浮其上余以是知斯泉之有
神也使君為具盆汲沐老子白鬚根根可數噫余將歸隱
香山安得領一派泉脉以去飯蔬沒齒永與鴻漸先生作

上饒縣志

卷十四 藝文 記

六十一

老友也邇乃環井為亭堂宇聿新適僧圖形俎豆其上使
公日享茲泉之奉余瞻仰之下寺僧屢進茗椀醉逾中山
見余四顧眷戀知有屬也因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未之許
質明放舟西下三日及安仁寺僧先道申請如初爰潑墨
書數語不識入山方深之人可從此中一作綠否

